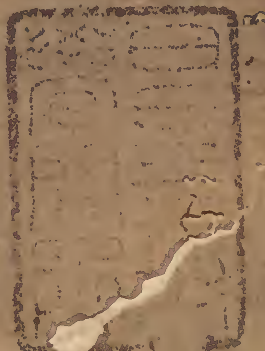


宋學士全集

十三之四



庫文閣		內
函	冊	架
三	五	三
一	八	六
三	六	六
架	冊	號
類		漢書

庫文閣		內
函	冊	架
三	五	三
一	八	六
三	六	六
架	冊	號
類		漢書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3536
冊數	18	(8)
函號	316	71



新刊宋學士全集卷之十三

賜進士第文林郎浦江縣知縣高淳韓叔陽集

淺草文庫

後學浦江張元中編次

序生張孟昂校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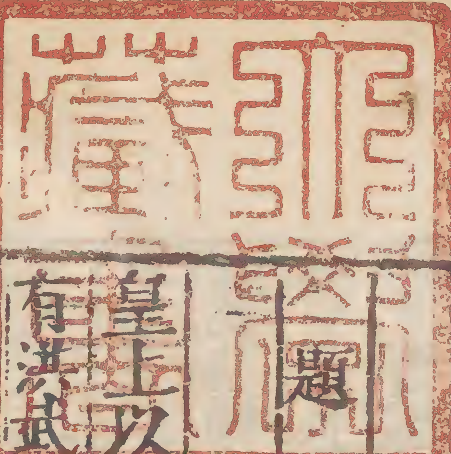
凡五十八首

恭題

御製勅符後

皇上以上智之聖延攬英傑置之庶位知人善任誠近世所未有洪武十一年詔以太子正字臣桂彥良為晉王右傳且親

御翰墨為文勅之識以謹身殿寶其子中書舍人慎裝潢成卷請臣題其後臣惟古明王之待重臣寵之以爵告之以言者有之矣然其時之文多述於代言之人求其出於親製者不可得



也親製者如漢武之於吾丘壽王莊助者有之求其褒許隆至
教告深切如此者不可得也臣與彥良同朝且同官 東官其
久彥良之爲人淳篤和易有長者風當今廷臣鮮見其比
上嘗以擬臣濂雖臣亦自以爲不及也今勅文以善學孔子稱
之望以王佐之業傳所謂知臣莫若君其此之謂歟雖然今之
職爲相傳者凡數十人 上未嘗以言爲賜或賜以言未嘗以
稱彥良者許之也彥良獨蒙聖知若是之至安可不思報乎具
簿書綜獄訟他人能之者 上不以責彥良亦非彥良之所以
報 上也必也輔 王以德義迪 王以忠孝使晉國有泰山
之表賢王有明哲之譽而彥良之名亦相與流於千萬載此豈
非 上之望於彥良者歟彥良其可不勉歟

恭題 御製方竹記後

皇帝視朝之暇燕處武樓中每召一二臣隣諮詢治道時吏部
尚書臣詹同在 帝左右歷談古帝王事旁稽物理而偶及於
竹 帝曰竹之類其亦多乎臣同對曰其類實繁晉戴凱之所
譜至五十餘種或根如盤輪或節若束針或細則勝箭或鉅可
爲舟有未能歷舉者大槩其色皆青其體皆圓也唯吳越山中
有名方竹者最爲侘異四稜直上弗偏弗頗若有廉隅不可犯
之色以故士大夫愛之徃徃采而爲節 帝曰信有諸乎臣同
復對曰老臣焉敢謬言旣退獲一枝以獻帝摩挲觀之悅曰臣
同其亦信人哉於是親御翰墨書方竹記一通始言品物之夥
中序格致之難及其末也謂臣同爲人俊偉氣豪稽之傳記智

過百人曰豪千人曰俊 天語之褒嘉斯亦至矣已而召臣同
於端門俾給事中繕書以賜臣同不勝忭躍將趨拜墀下
帝咲曰卿頭童齒豁矣何以謝為臣同捧出屬裝潢工飾以龍
紋玉軸持視太子贊善臣宋濂臣濂竊自念草莽微臣侍
帝前者十又五年當 帝為文性或喜書詔臣濂坐榻下操
觚受辭終食之間入經出史袞袞千餘言仰見 天光昭回赫
著簡素皆日精月華之所疑結敷之為卿雲散之為彩霞曾不
見神化著見之迹其誠所謂天之文哉臣濂聞之三代而下混
一寰宇者若漢唐之高祖宋之太祖皆產乎北其勳烈信偉矣
而未見以文辭稱今我 皇帝生自南服天戈一揮九州內外
罔不臣妾自天開地闢以來世之所未有况乎神藻煥發陰麗

揚明下被萬物無不仰照此無他皇天欲以文明化成天下故
挺生 聖人度越前代若斯之盛也然 聖製雖多未嘗輕以
予人臣同以文學侍從之臣簡在 帝心者久故特被是賜焉
夫臣以誠而事上君以恩而逮下唐虞盛治一日復見三千餘
年之後何其懿哉臣同宜勒諸金石與典謨訓誥之文並歲子
孫之多永永傳之無極臣同受賜以洪武癸丑歲五月之戊辰
越二十七日實六月之乙未臣濂謹熏沐而題其後云臣濂拜
手謹記

恭題 御和詩後

洪武六年八月十六日 皇上特詔臣及翰林學士承旨詹同
編脩日曆既而中書亦奏 旨徵浙東西及江右之士七人分

年纂輯而臣與同爲之摠裁九月四日開史館禁中日輪寺人
守闔太官進饌差其事甚嚴且祕臣等昧爽而入至日曛始出
復會宿於詞林虞有宣洩蓋不敢不慎也即成彙思得俊秀有
文者通攷義例而繕書之於是遴選二生具名氏以聞 上可
其奏其一則義烏黃昶昶時以春秋中浙江行省第十七名文
解肄業成均因移文博士徵之十月二十六日昶至臣引見
上於西苑慰問良久且曰爾何人之裔邪臣對曰文獻公潛昶
之從曾祖也 上悅復見 皇太子於大本堂勉勞有加焉未
幾 上遣侍臣出尚方綺裘革履以賜十一月十五日前御史
中丞誠意伯劉基偕臣與同侍 上燕乾清宮之便閣同被酒
而還愛昶有俊才揮毫賦一詩贈之字大如筆少選奉御傳宣

召臣等赴右順明會 上適乘步輦而至同餘醒猶未解

上謂同曰卿醉未醒邪同對曰臣雖醉猶能賦詩贈黃秀才秀
才謂昶也 上曰詩何在同對曰在史館中 上曰濂宜亟取
之臣既上奏且笑謂臣曰朕即和同詩卿當爲朕書之臣書訖
歸與昶言昶自草萊賤士一旦遭逢 盛際奎璧之光下照幽
隱於是粉黃金爲泥寫 上賜和之章飾以黃綾玉軸而以同
詩附其後昶嘗從臣學臣又親見其事請記之左方傳諸悠久
臣伏見 皇上聖神天縱形諸篇翰不待疑思而成自然度越
今古非積學者所可及然亦未嘗輕發其俯和侍臣之詩豈非
樂育菁莪以開萬世太平之基者歟詩不云乎建成人有德小
子有造古之人無教譽髦斯士此之謂也昶尚焉之哉昶尚焉

之哉昶字叔賜能古文辭善繼其家學者也是歲十有二月八日具官宋濂稽首頓首謹記

恭題 御賜文集後

洪武八年歲次乙卯春三月壬辰 皇帝御乾清宮召臣至問前御史中丞劉基何日成行臣以翌日對繼問病勢不章否還可自力至家否臣復具以聞時基有霜露之疾 上憫其爲開國舊勳特降手勅令起居注郭傳宣示之俾還山以便侍養然聖衷猶念之弗置於是延臣扣其詳語畢 上步出宮門臣從後至丹墀 上忽顧內史張淵曰汝往取新刊文集一部賜學士宋濂臣謹叩頭謝淵引臣至典禮紀察司與司副李彬言紀臣氏名於籍始頒受焉蓋文集係御製凡三帙入梓雖訖尚秘

藏禁中當時受賜者唯太師李韓公善長中書右丞相胡惟庸與臣爲三人故內臣致謹之如是也臣仰惟 聖學高遠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其發爲 宸章麗日卿雲照臨下土固非蠛虱小臣讚詠所能盡至於寬仁峻德優遇舊勳及寵異文學侍從之臣恩意兩盡尤非前代帝王之所可企及也臣抃蹈之餘故備書應對之語與獲是 寵賜之由於篇末俟他日歸田當造爲彤笥飾以雙金龍尊閣於山中云是月三日癸巳午時具官臣宋濂盥手謹記

恭題 賜和文學傳藻紀行詩後

新知武昌府事臣傅藻以其爲監察御史時所受 賜和紀行詩四首視臣濂臣拱而言曰天之道不可窺也觀乎日月星辰

之晦明則知之地之道不可測也觀乎草木蟲魚之生息則知
之聖人天地也其靜也與道謀其動也與神俱苟非發於言語
文章何由而見天地之心乎臣獲事

皇上二十年 睿謨英斷雖非淺陋識所能知至於求賢若不
及愛民如赤子此臣之所熟聞者也由此四詩觀之望藻可謂
甚切而於民事尤詳及之庸非然哉臣與藻同師且同郡識其
爲人嘗求其受知之故蓋藻存心恕持法平其以御史使江淮
間紀行之詩多寓諷諫之意故 上喜而和之益可見 上之
待藻與藻之事上交盡其道也視夫導君以諛說及與臣下爭
名者相去不亦遠哉臣老矣退伏田里久欲無言矣以曾執筆
繼史官後敷贊 聖治職有宜然者故爲藻書之藻自御史轉

太子文學後復爲御史遂出知武昌云洪武十二年秋七月宋
濂題

恭題幽風圖後

臣濂侍經於青宮者十有餘年凡所藏圖書頗獲見之中有趙
魏公孟頫所畫幽風前書七月之詩而以圖繼其後 皇太子
覽而善之謂圖乃方帙恐其開闔之繁當中折處丹青易致損
壞命工裝褙作卷軸以傳悠久屢下 令俾臣題其末臣聞之
七月一詩序者謂周公陳王業以告成王故備志稼穡之艱難
自于耜而舉趾自播穀而稼場以至上入執宮功莫不纖悉備
具而功女蠶績之勤繼焉嗚呼國以民爲本也而民之至苦莫
甚於農有國家者宜思憫之安之宋之儒臣直德秀有見於斯

嘗請于朝欲繪農夫功女勞勛之狀揭之宮掖布之戚里使六
宮嬪御外家近屬知衣食之所自來盛矣其用心也恭惟
皇太子殿下天賦懿德仁孝溫文而尤留意於農事每於禁中
藝植麥禾以觀其成則其憫小民勤勞固不待周公之告而後
知然而此心易發而難持自古賢君恒存敬畏至以朽索馭六
馬譬之願 殿下之心朝夕如覽圖時則四海乂安無一夫而
不被其澤盛德大業必將度越成王無疑矣臣年雖耄日切墮
之因推德秀之意備書篇中以竭犬馬之誠云洪武九年冬十
一月壬午具官臣宋濂謹記

題宋高宗賜答羅尚書手詔

右思陵所答新安羅公彥濟手詔一通其諸孫宣明裝潢成卷

不遠數百里持至浦陽江上請濂識之濂聞公自政和二年擢
進士第初監登聞鼓院五遷至起居郎兼侍講兼權中書舍人
公常上章控辭曾未幾何再遷御史中丞故事中丞侍御史不
並置乃更除侍御史公復求去甚力及改吏部尚書公復引疾
奏乞宮觀及補外郡思陵不恣公去故優詔答如此由是觀之
公之難進易退之風亦人臣所鮮能哉况其經營淮南之策表
章春秋法天生殺之言闢南雄守欲罪和議之疏焯焯著于當
時無志事功者恐不足以致斯或者遂以胡編脩岳太師為公
病是知其一而不知其二者也濂因循宣明之請題諸左方而
稍及公之行事使來者有所考焉詔中所謂擢冠常伯者唐龍
朔二年改六部尚書皆為太常伯然吏部為諸部之首故行詞

者據其事而謂之冠云

題宋熙陵御書後

右宋熙陵御札一道前一道凡二十九字蓋濟陰張文定公師亮為相時所賜其母秦國夫人孫氏者也按公以淳化二年辛卯九月自叅知政事拜吏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四年癸巳六月以尚書左丞免在位不過二十二月上於其間以夫人壽考而有令子數召入禁中及賜手詔存問此紙特其一爾逮至免相時夫人春秋八十有五已而除公知定州公因抗章力辭曾未幾何而夫人亦薨矣後一道凡六十九字漫滅不可讀者六字末書二十八日復識以御書之寶則公知代州日所密賜者也按公以雍熙三年丙戌七月庚辰自僉書樞密院事授

給事中出守於代端拱二年己丑七月甲申召入為刑部侍郎樞密副使是札必端拱元年戊子所賜是年夫人壽已八十公之在官亦將三年於是上表陳請鑿乞寧省故札中以秋防逼近差替未得直候來春別有指揮答之上不忘舊言明年公遂還朝矣所謂二十八日其月雖未能遽定以近防秋之語為證非屬戊子之五月即六月耳二札之後有跋語一通其尾止云天聖六年龍集戊辰春二月二十有六日記而不署其名致之家集則公之第二子秘書監致仕宗誨所述也甲言御前擢進士第者太平興國二年丁丑正月戊辰上親御講武殿內出詩賦題覆試進士公時在呂蒙正榜第三甲及第故云御前也公往代時跋語謂朝廷方渴邊將先公自請行者即非當時事

實蓋公居宥密同樞密使王顯副使王沔與議取幽薊之事及曹武惠王兵敗上頗不樂繼以奏對忤旨乃出為外任後因趙忠獻王言之故復召還茲云請行者諱之也先是藝祖幸洛陽公疏富民封建敦孝舉賢太學籍田懲姦謹刑下并汾選良吏十策為獻藝祖已甚器之置太宗嗣大歷服日見超擢出入二府遂陟元台雲漢昭回之章不惟寵榮於其身抑且上及其親後四百年竊觀遺墨慨想當時君臣一心而能致其時雍之治者氣象為不可幾及書曰居上克明為下克忠其此之謂歟

題孝宗付史丞相內批

阜陵銳意於恢復中原張魏公浚贊之頗力而史衛公浩多從中沮之上嚮浚方篤隆興元年正月浩拜右僕射同平章事浚

即有樞密使都督江淮軍馬之命令內批所謂肅清舊壤者蓋指恢復也又云卿勉與樞使議之樞使正指浚也當是時二府議不合故上戒飭之也建炎五月親征之詔下浩以不預出師之謀遂力丐辭罷知紹興府奉祠而歸此批之類當在未罷相前數日間爾予道出欵上朱徵君持此卷至驛舍迫之使題故走筆識之如右張史之得失出師之成敗未暇悉也凡有旨從內出者曰內批又謂之御筆皆內夫人代書而所謂御寶批者或上批或內夫人批皆識之以御寶唯親筆則上親書押字而不用寶此批不用寶而有押字正所謂親筆者也聊并及之以見當時故事云

題伊尹古像卷後

余嘗觀孫季昭示兒編其言書所載伊尹放太甲于桐啟當作
教以其篆文相近故譌爾其論甚備句曲外史張天雨能聚其
說書於伊尹古像之後誠知言者哉雖然汲塚竹書所載又何
其與此異也

題商山四皓圖

右四皓圖一卷所謂四皓者昉見史記張良世家則東園公綺
里季夏黃公角里先生是也初不知其姓名按陳留志園公姓
庚名秉字宣明居園中因以爲號夏黃公姓崔名廣字少通齊
人隱居夏里脩道角里姓周名術字元道河內軹人孔父祕記
又作祿里此皆王劭據世氏周氏世譜及陶潛賢輔錄而爲此
說綺里季則無聞焉或曰姓氏書云綺里姓季其字也予方疑

其誕妄不經及讀顏師古漢書註果謂四人者匿迹遠害氏族
無得而詳皆後世皇市謚圈稱之徒及諸地里書說所傳會耳
見古人讀書精密固有以及之者矣而周公謹所著齊東野語
又咕咕不置者何耶非惟此也傳記所載如伯夷叔齊之類一
一具氏名甚悉經中既無明文不知後世何因而知之耶一笑
而斥之斯可矣然自舊以夏黃公爲一人而畢士安則謂綺里
季夏爲一人黃公別是一人其說尤異據漢惠帝時所刻四皓
神座一曰園公二曰綺里季三曰夏黃公四曰角里先生惠帝
去四皓不遠足以證士安之謬矣偶題此圖遂牽聯而書之畫
之工拙尚未暇論也

題司馬公手帖後

右司馬溫公與范忠宣書一通藏楚郡龍雲從家雲從間請題
其後濼聞哲宗初立崇慶太后同聽政起公知陳州過闕留爲
門下侍郎忠宣亦從慶州召還爲右諫議大夫俄遷給事中此
書正此時所遺其殆元豐乙丑之冬或元祐丙寅之春乎夫公
自熙寧辛亥居洛再任留司御史臺四任提舉崇福宮至是始
司政柄故書中有閑居十五年之言公年蓋已六十有七新法
方盛行小人附和者衆公度不可止遂絕口不言事故又有更
求一任散官守候七十即如禮致事之言當是時章惇蔡確黃
履邢恕等蛇蟠蚓結牢不可解公新自外至孑然獨立故又有
如一黃葉在冽風中幾何而不危墜之言公之志爲可悲矣然
公與忠宣素相知其居洛日忠宣方正能齊州之政判西京留
臺乃同爲真率會則其志同道合固非一日之故熙寧之法又
皆共怒其爲害而其設施或不同者忠宣則欲去其甚公則
欲鋤剗而絕其本根雖書有隨時示諭勿復形迹之請二賢之
見粹有未易合者豈天未欲平治天下故使之然歟公遣此書
後僅及數月且觀化冥冥之中忠宣繼公爲左僕射務以博大
開上心忠篤革士風四海方翹首望治魯未幾何穎昌之命亦
遽下矣不亦重可悲夫閱此帖者當知治亂之機所繫初不可
以尋常簡牘視之也

題富韓公十二帖

右韓國富文忠公手帖一十有二其第一帖公爲昭文相時所
遣當是嘉祐三年公自至和二年與潞國文忠烈公並相及是

始進昭文館大學士監脩國史帖所稱集賢相公則魏郡韓忠
獻王也其第二帖公服闋時所遣當是嘉祐八年公自嘉祐六
年三月以母憂去位至此服除其年三月辛未昭陵升遐故帖
中有甫畢家禍又遭國卹之語而第三帖謂罪逆不死已及除
禫要當與第二帖同時也其第四帖第五帖公爲樞密使時所
遣當是治平元年公旣除母喪即召入西樞帖中所稱昭文相
公亦是魏王無疑宋承唐制以同平章事爲真相之任其上相
爲昭文館大學士監脩國史其次爲集賢殿大學士或置三相
則昭文集賢二學士并監脩國史各除此三大館皆宰相兼之
而亦以次而升魏王自集賢進昭文故帖中隨時而異稱也其
第六帖公在宥府時所遣亦當是治平元年武舉之罷在望祐

元年十月己未五年八月乙丑雖擢秘閣舊經試者五十二人
用之而其制猶未復至是方議舉行故帖中有武舉文字始托
西廳侍郎等言是年九月丁卯卒詔行之也其第七帖當是熙
寧元年初判汝州時所遣四五月間河朔大水民皆流離南郊
禮異兩府臣僚故事當有恩賜宰臣因苗而奏止之公念念不
忘民故帖中亦有河朔水潦爲患之云也其第八帖當是熙寧
四年冬歸洛時所遣公以不行青苗之法爲提舉官趙濟侍御
史鄧綰所奏六月甲戌落使相以左僕射再出判汝州七月赴
郡十月中引疾還家故帖中有赴汝海治事及歸洛養疾之語
也其第九帖至十二帖所遣之時與第八帖同而第九帖當是
與路公時荆國王文公方得君群小翕然附和最憚公之剛正

欲陰中之故帖中有足疾七年又積憂畏心氣不寧之嘆潞公
素敬愛公思欲薦起之故帖中又有曲蒙推假恐懼無地之懇
也大抵賢者之出處實有關於時政之得失今以此數帖觀之
則君子小人進退之間一治一亂昭然可見有不待論而後明
至若公之德行動業則載在國史播於天下賢士大夫之口雖
婦人女子亦皆識公爲賢亦不俟言而始知也此卷有宋宇文
虛中跋語謂裝褫無次故濂爲詳著所遣之時以足其未備更
爲序次如右虛中字叔通成都廣都人以黃門侍郎使金見存
仕爲翰林學士承旨皇統初欲南奔不果竟被害云

題朱文公手帖

太師徽國朱文公帖一紙韻度潤逸比他日所書人以爲尤可

玩濂雖不敏則非特玩其字畫而已也蓋有所感也帖中云恭
叔尚未至只文叔到已兩日矣見約誠之在此相聚也文叔名
友文恭叔名友恭姓潘氏二人實爲兄弟恭叔通禮學文公之
脩三禮以儀禮與禮記相參通爲一書其不合者分爲五類周
官則別爲一書恭叔實與討論之列文叔尤善問辨文公與論
大學致知格物之義雖反覆數四而弗措誠之游澹軒也澹軒
蚤從張宣公游晚復事文公文公遇之如黃直卿則二人者皆
其高第弟子計其一時師友相從之盛聚精會神德義充洽如
在泗沂之上自今道隱民散時觀之不翅應龍游乎玄關欲一
見之而不可得徒以貽有識者之感慨不亦悲夫此帖無歲月
不知何年所發其或學禁未興講道於竹林精舍時邪

題宋名公與馬鶴山諸帖

煥章閣待制知鎮江府馬公會叔以政事聞於乾道淳熙間二時所交皆龐才碩德尺牘之存於今者猶可徵也公以直顯謨閣福建安撫使知福州日朱文公元晦出守于淳元晦帖云榮被召還之命蓋公時召入爲太常大卿兼檢正實紹熙元年之八月也其餘諸公書所發歲月亦有可知者留忠宣公仲至淳熙十六年尚居右揆續年譜載其紹熙初元即進左丞相今其銜尚云右相當是十六年袁侍郎機仲稱公爲判府安撫顯謨大卿范侍御處義方自知滁州入居殿院其稱公與機仲同亦皆是十六年正公知福州時機仲帖云降授朝請郎機仲嘗權工部侍郎因論大理讞案有忤權要請外得予郡尋降兩秩至

紹熙初始復元官然機仲及文節公廷秀並資政至能俱紹興二十四年張孝祥榜進士又與公爲同年故帖中皆以年末稱而廷秀淳熙十三年始遷尚書左司郎中十四年除秘書少監未幾以直秘閣出知筠州今其銜尚云左司當是十三年正公除直敷文閣江西提刑時至能之銜曰權禮部尚書者亦在淳熙中已而遷吏部遂叅大政疑與仲至所發之時稍先一二年至能帖云任使超躡方悻畏控辭其或轉吏部之際耶趙忠定公子直紹熙四年三月自吏部尚書同知樞密院事五年夏四月即陞知院今其銜尚云同知必在兩年之間子直帖云朝夕憂撓救過不暇蓋爲監察御史汪義端攻其植黨沽名之故也他如王文定公季海之帖中有臧否愆期等語按淳熙八年閏

三月辛巳詔諸路監司帥臣各以所部郡守分三等治效顯著者爲減貪刻庸繆者爲否無功無過者爲平歲終具名來上公時提點刑獄江西所上失期季海方在台司乃以道遠爲解上不悅降公一官實淳熙十四年六月癸未帖後之署六月正與傳記相符也然即是諸公而通論之季海仲至以相業稱機仲正色立朝有古諫諍之風廷秀之愛國至能之不辱君命處義効汝愚稽命論罷沈清臣雖於公議不無少貶然亦敢言之士子直奮不顧身定大計以安國家功業尤號焜煌無讓於古皆可謂有志不群者矣至於紫陽文公上繼周程道學之緒使聖經昭明如日月之麗天則其功又爲何如哉閱是卷者當思感悅慕效毋徒視爲奇玩而已也新定馬君文禎公之七葉諸孫持此求題病忘之餘謾掛漏而書之

題歐陽率更帖

此碑歐陽信本晚年所書筆畫險勁若鑄鐵所成者反覆視之定爲初刻本然而信本雖極力追倣右軍而其規矩媚趣或得於大令爲多學大令者羊舍人薄給事爲最優自後鮮有聞者唯法極師睥睨而從之至信本之起殆與之抗衡而無愧者也其有名之跡入宣和內府者凡四十紙惜皆不存而金石畧所載二十三種亦惟邕禪師塔銘昭陵六馬贊皇甫氏碑醴泉銘盛行耳類皆翻勒之多無以見孤峰崛起四面削成之勢如此本者誠可寶玩覽者當以殷彝周鼎視之

題文天祥手帖

予嘗見文山公與黃伯正手帖云贛州大姓起義旅相從者如歐陽冠侯等凡二十三家史多不載其名今莫可考矣寧都陳蒲塘父子亦二十三家之一乃因從子景茂請銘于公答書僅存而其氏名因籍以弗泯不亦幸哉觀公與言宿昔為之哽滯之言則其有感於蒲塘者深矣

題趙子昂臨大令四帖

趙魏公留心字學甚勤義獻帖凡臨數百過所以盛名充塞四海者豈無其故哉後生小子朝學操觚暮輒欲擅書名者可以一笑矣今觀張唯編脩所藏臨大令四帖聊書其末以示解事者

題趙博士訓子帖後

昔者趙簡子書訓戒之辭以授二子三年而問之伯魯不能舉其辭無恤則誦其辭甚習求其簡出諸袖中君子由是知其賢不肖之分也會稽趙君圭玉官法從時其父博士君作訓忠之書寄之圭玉佩服而弗忘復裝褱為幪軸懸之齋閣不翅盤盂几杖之銘嗚呼圭玉固簡子之遠裔其亦聞無恤之風而興起者歟

題黃山谷手帖

右摩圖老翁自戎州回荆渚所遺二帖正固陵即位復宣德郎監鄂州鹽稅之時也其所稱諒正乃元祐侍御史黃公之于僑居于荆逮翁之至與凡益脩持譜牒以叙宗盟翁繼往拜其家廟諒正以待御公所用流離鍾遺翁其情好之篤不翅伯仲故

翁稱之爲五弟強宗也諒正善賢翁因以藥事相屬而云送藥甚惠同惜兩日喫妳差快同惜其女名也計翁生此女時年已望六十矣初翁三十餘嘗過泗洲僧伽塔即造發願文戒酒色與肉食曾未幾何輒皆犯之至於耆年尚不能制其血氣之私如此豈飲食男女人之大欲雖賢者或不能免邪聊戲及之至若翁之大節及其翰墨之妙世無賢愚皆能道之茲不待贊也同惜後更名睦介休縣君謝氏所出長適舒城李文伯云

題文履善手帖後

右少保文信公手帖知贛州日六月所發公自爲賈師憲所忌咸淳壬申即援錢若水例上休致之請明年癸酉紹陵特起公提點湖南刑獄又明年甲戌改知贛州公年始三十有九爾守

贛僅踰年當德祐乙亥之秋即帥勤王之師來赴臨安所謂六月正甲戌之六月也後一年丙子宋亡又二年戊寅公在朝爲王惟義所執又四年壬午公以忠死於燕則國朝至元十九年也距作此帖時蓋九閱寒暑矣丙申春客有以悅生堂蘭亭本求跋者上有師憲題記予因斥去不暇顧未幾胡君忽出此卷相示再拜起觀恍若見寶玉大弓於先王之世譚玩不能釋手於戲善惡之在人心其可不磨滅者如此雖千萬世不易也深可畏哉

題葉信公五帖後

東陽許仲文以先世所藏西澗先生葉公鎮之五帖示廉應頌記先生以咸淳壬申除少傅右丞相兼樞密使不拜詔授少保

觀文殿大學士醴泉觀使甲戌十月改知慶元府沿海制置使
使又不拜未幾召為少師太乙宮使今第一第二帖以
文等職入銜則壬申癸酉所遣正許君初權寧海今時也
帖言許君愛人戢暴及薦牘之事雖不知為何時當在許公
官之日計稍後於前二帖爾第四帖即前帖內幅其第五帖先
生與弟竹友家書末言許權今解印去則最後者也竊惟先生
正位台司屢挫權姦直言峻行無讓古人在田里時乃獨憊憊
於一許令今之神明之政亦能上答先生之知上不做下下能
承上雖當宋季其氣象猶非後世所及今之子孫能寶藏五帖
於兵燹之餘其亦異者之澤哉令諱元沐號東泉景定壬戌方
山京榜擢進士第二公史官金華宋濂題

題王羲之真跡後

昔年危內翰太樸出示羲之野見帖且云別有喜色帖在江右
出自丞相周益公家傳授次第一一有據須溪劉會孟平之謂
如蘭亭掣鮓尤為佳絕濂恨未見之近豫章人士來求摹文忽
持此帖為贄須溪題識宛然居後因驚喜曰此殆太樸所言者
徧示中朝善書者咸定為真跡無疑或取唐臨者比之神氣復
然不侔鄱陽劉彥炳最號精鑒法書日閱此而不厭狂欲起舞
真偽之辨固自有異哉須溪所書名中藏三代人物字偽署者
輒易別謾并及之

題張旭真跡

唐人之書藏於秘閣者頗多惟題張真蹟甚鮮今觀所書酒德

宗學士全集卷三十八
頌出幽入明殆類鬼神雷電不可測度其真所謂草聖者邪

題郝伯常帛書後

霜落風高恣所如歸期回首是春初上林天子援弓繳窮海疊
臣有帛書中統十五年九月一日放鴈獲者勿殺國信大使郝
經書于真州忠勇軍營新館

右郝文忠公帛書五十九字博二寸高五寸背有陵川赦氏
印方一寸文透於面可辨識蓋中統元年三月辛卯元世祖
登極欲告即位定和議于宋妙揀廷臣惟公最宜四月丁未
授公翰林侍講學士佩金虎符充國信使以行宋相賈似道
拘留儀真不遣至元十一年六月庚申下詔伐宋問執行人
之罪時公在儀真已十五載以音問久不通乃於九月甲戌

用蠟丸帛書親繫鴈足祝之北飛十二月丙辰伯顏南征之
師竟渡大江十二年二月庚午似道懼命摠管改佑送公歸
國三月虞人始獲鴈於汴梁金明池四月公至燕都而七月
辛未遂卒年僅五十三爾其書中統十五年即至元十一年
南北隔絕但知建元為中統也十二年正月甲申宋亡帛書
為安豐教授王時中所得延祐五年春集賢學士郭貫出持
淮西使節獲見馬遂奏于朝勅中使取之十一月太保曲出
集賢大學士李邦寧以其書上仁宗詔裝潢成卷翰林集賢
文臣各題識之藏諸東觀而王約吳澄袁楠奈文淵李源道
鄧文原虞集皆有所作矣昔蘇武使匈奴匈奴詭稱武死漢
昭帝使使者諭云天子射上林得鴈足有帛書言武牧羝澤

中武因獲還此特出一時假托之辭非有事實也今當一介
行使不通之際馬乃能遠離矰繳而將公書至汴其殆天欲
顯公之忠節耶會公以比歸故獲者不以聞不然則是書之
所繫豈細故也哉或謂世祖見書有四十騎留江南曾無一
人如馬之嘆遂興師伐宋皆好事者傳會之談而不知有信
史者也濂脩元史既錄詩入公傳今復書歲月先後於卷末
以見馬誠能傳書云

題顧王簿上蕭侍御書後

嗚呼君子之制行毫末不可不謹一行有玷則衆善皆隳雖其
後痛自剋責而覆水不可反瓶矣此濂於侍御史蕭振之事不
能無感焉振字德起温之平陽人本趙忠簡公鼎所薦因秦檜

引之入臺遂親檜而疏鼎盖王和議者檜也鼎與劉太中毅然
不從振劾大中以搖鼎竟罷相及乎物議不可屈振頗自悔
乃與檜時相異同聞楊煇上書責李光徇檜議和振因薦煇改
秩意將藉此以自洗滌殊不知適為池陽之謫矣嗚呼振之治
政歷歷可紀其在西蜀尤有聲故高宗為發前有胡世將後有
蕭振之歎使無劾鼎一事振能得不為君子矣乎後世公論之
定卒儕之何鑄王次翁樓炤勾龍如淵羅汝楫之間號為檜黨
立身一敗萬事瓦裂豈不信然哉振之友同里顧岡次鳳時為
錢唐縣王簿移書於振其辭雖甚柔婉隱然有上鼎不附和議
之意當時王桐廬簿賈廷佐亦疏論累數千言桐廬與錢唐其
地密邇豈或相為謀邪然廷佐劇論雖耻不可忘名分不可貶

和約不可信請誅王倫拘虜使決意用兵其言尤壯烈又可見一時士大夫忠義所激雖小官且然不特李綱張憲曾開胡銓諸公而已惜乎岡之書不附戊午讜議中余故備論之使讀者知戴天履地爲人一刻弗忘君而不失足權姦之門庶幾仰不愧俯不怍所以然者既深爲振惜亦以振爲大戒也岡五世孫元龍請白野忠介公繕寫其書成卷而毆陽文公黃文獻公今忠宣公咸爲題識元龍之弟仲華復來徵濂文不已岡亦多賢子孫也哉

題徐浩書

徐季海之書本於其父嶠之所謂四十一幅屏者諸體皆備而草書尤工余頗獲見之至於騰躍奮迅誠怒猊之抉石渴驥之奔泉也世徒見其變化不測如此非可以力致殊不知其一出于真今觀此帖蓋可見矣近代趙魏公筆法多效之誠可寶玩也

題龍眠居士畫馬

李公麟畫如雲行水流固當爲宋代第一其所畫馬君子謂踰於韓幹者亦至論也丁晞韓趙景升雖極力學之僅得其形似而其天機流動者則無有也觀此卷足以見之矣

題韓幹馬臨本

余頗獲覩東觀所藏圖畫中有長安韓幹花驄圖真跡其糜碎已甚四足自腕以下皆缺猶行水中然神采煥發如生似欲振鬣而長鳴者予意陳閔方能與之比肩而孔榮輩要不足窺其

髮髯也今觀此卷之筆法與之絕類而純素幸完豈不尤為珍玩也邪

題淵明小像卷後

右龍眠居士所畫淵明小像卷鉅公名人題贊於後發揮其出處者甚備固不必真辭於其間有謂淵明耻事二姓在晉所作皆題年號入宋之詩惟書甲子則惑於傳記之說而其事有不得不辨者矣今淵明之集具在其詩題甲子者始於庚子而迄於丙辰凡十有七年皆晉安帝時所作初不聞題隆安元興義熙之號若九日間居詩有空視時運傾之句擬古第九章有忽值山河改之語雖未敢定於何年必宋受晉禪之後所作不知何故及不書以甲子耶其說蓋起於沈約宋書之誤而李延壽

著南史五臣註文選皆因之雖有識如黃庭堅秦觀李燾直德秀亦踵其謬而弗之察獨蕭統撰本傳謂淵明以曾祖晉世宰輔耻復屈身後代見宋王業漸隆不復肯仕朱元晦述通鑑綱目遂本其說書曰晉徵士陶潛卒可謂得其實矣嗚呼淵明之清節其亦待書甲子而後始見耶姑參先儒之論而附著於左方云

題越士餞行卷後

古之人送別多發為聲詩以致期望祝規之意而唐為尤盛然其為辭托物以喻蓋得夫比興之義為多故有以所送人姓氏古今事而命題者如釋皎然餞顏逸得晉先傳是已有即景比物而造題者如劉商送別而月下聞蛩王符別故人得凌雲獨

鶴是已有同賦古人詩以爲題者如駱賓王送少府入遼共賦
俠客遠從戎劉琚送劉散真賦得好鳥鳴高枝是已有以故蹟
而分題者如盧綸送楊宗德歸徐州幕得彭祖樓郎士元送李
惠游吳得長洲苑是已有各探一物而遂作題者如張九齡餞
梁明府得荷葉何苞送孟孺卿得秤錢起送客得油席帽是已
如此者不一而足見諸傳記蓋斑斑可考也今觀越中人士送
金徵君詩皆用越之名山舊迹立題以送其行其殆取法於盧
綸郎士元者歟或者病其無所據予遂歷跡其故而繫於詩之
左方以爲越人解嘲殊不知其辭之蕪且拙也

題北山紀游卷後

同郡許君存禮以北山紀游卷示濂請題識其後卷間諸詩皆

鄉先達司理葉公侍講黃公太常胡公禮部具公脩撰張公之
作禮部紀遊二文亦見其中然而待制柳公山長吳公頗皆有
所賦詠惜乎未及采錄因爲檢其遺藁繕書以補焉且爲之言
曰權德輿稱東陽爲山水佳地今自北山言之潛嶽之峰如寶
蓮華屹然中居而三洞雙溪之勝映帶後先佳則誠佳矣有若
先達諸公咸文章鉅儒同生於一時同出於一郡豈非尤佳者
乎何以言之人物固藉乎山川而生而山川則專倚乎人物爲
之引重而此諸公其顯而在上者則已羽儀文化流聲四方其
隱而在下者又能播芳譽於天朝蔚爲當世儒宗此非人之瑰
傑益以昭天地靈者歟侍講之詩蓋首倡者而作於至大庚戌
之歲自庚戌迨今五十餘年諸公前後物故而無一存者間嘗

采芝山中經諸公倡酬之處若紅澗碧其餘榮儼然在目有不
得不感慨於中者矣嗚呼北山之雄麗不減於昔生祥下瑞當
無時而休也惡知無俊偉疊興以繼諸公之軌轍者哉大篇短
韻宜不止斯此卷特其權輿者爾存禮尚襲歲以俟存禮許文
懿公之子學有淵源尤工於文辭非惟其性標雅有山水之嗜
而景行先哲之意尤惓惓云

題朱彥脩遺墨後

右丹溪先生書五紙與門人戴仲積及其子原禮者也夫賢之
爲道本於內經其失傳蓋已久矣金之諸儒劉守真輩獨能遠
紹絕學至先生始三傳則授受之正不言可知矣先生之弟子
雖衆得其真切者惟仲積父子爲優仲積不幸蚤世原禮以其

學行於浙河之西從之者日益多由是先生之道沾被滋廣而
三尺之童亦知先生之賢此非原禮之所致邪韓子有云莫爲
之後雖盛而不傳其此之謂歟原禮尤拳拳不忘而以遺墨求
題謂見手澤有如見先生焉予嘗從先生游而文原禮諸父間
甚久故不辭爲之而書嗚呼師道立而善人多今於原禮見之

題馮子振居庸賦後

海粟馮公以博學英詞名于時當其酒酣氣豪橫厲奮發一揮
萬餘言少亦不下數千真一世之雄哉遺墨之出爭以重貨購
之或刻之樂石或藏諸名山往往有之則爲人之寶愛可知矣
余藏此卷者久極爲珍秘今以歸蒲圻魏先生先生博雅君子
必有以賞識之爲有所托矣

題桂隱遺文後

右桂隱黃先生遺文一十二篇其曾孫翰林侍講學士文獻公
潛所鈔濂嘗受業公門見公追念先德日蒐墜逸手錄成編此
蓋其藁本也濂之學子同里俞生恂購得之請識其後先生諱
夢炎字子暘烏傷人博學工文辭擢宋淳祐十年進士第官至
朝散大夫行太常丞兼樞密院編脩官兼權左曹郎官以朝請
大夫致其事先生能文入仕之詳人類能道之至於志節之卓
政事之美則鮮有知之者也先生爲人不苟合忠君憂國之意
惓惓不忘故於論對之際數以脩君德謹邊事爲戒權臣才之
欲寘諸言路使奉行其風指先生力辭不就此固足以增夫名
教之重然其仁民之政尤不可以一二數在淮東制幕建議蠲

放屯田租四千七百餘石通判蘇州樽節浮費獲錢十七萬緡
以代民租嗚呼先生可謂偉特不群之士矣非公之宏才碩學
以繼其後又惡能世誦其美也耶今去公之歿已二十二年公
之尚德尊祖之意猶熾然見於脈翰間覽是編者其有不油然而
而與感者乎非但玩其字畫之妙而已也拾遺六篇公之高第
弟子翰林待制王君君卿手抄從公命也恂并裝褙以附其後云
題甘氏三友堂文後

禮部主事甘君友諒以三友名堂蓋取孔子之言也余嘗恠友
道壞缺諛佞以爲容詐諉以爲智遇不若已者則狎而愛之聞
人有善則怒而變於色於是大異於古之所云矣甘君獨有志
於此其過於人遠哉雖然三友世常有之貴亦有取友之資耳

苟不虛中而拒人則直者之言不可得而聞矣不能自治以誠則諒者將不願之矣不能謙卑自下則多聞之士不告我以善矣無是三者雖日益月增而求友其可致乎然吾聞甘君善士君官有美名非能取友殆不能爾也然猶以為未至而以名其堂其於治身之道得矣余雖耄尚將內充之焉

題恩斷江端元叟手跡後

予幼從柳文肅公遊輒聞以仁恩禪師經賈似道墓詩有權握三朝位三事祇應知已是僧彬之句最喜詩人優遊不迫之意蓋似道歷三朝幸輔傲然以周公自期一旦敗亡在朝公卿弗恤之在野士君子弗恤之海內蚩蚩之民亦不卹之其卹之者惟承天主僧彬木禪火焚遺骸授其仲子歸葬會稽之附子樹耳似道誤國之罪可謂上通於天使其共地下聞此詩將有餘愧矣此實十四字史評有關於名教甚大今濟歲主以禪師手跡與元叟端公山居謠聯為一卷請公求題故為疏詩之義著此山居謠寄與高遠綽有寒山子之風學道之人類能傳誦之茲不復深論云

題蔣伯康小傳後

吾婺自東萊呂成公傳中原文獻之正風聲氣習藹然如騶魯而其屬品東陽為尤盛有若李正節侯茂欽信國葛端獻公容甫監察御史喬公世用通判眉州趙公周錫皆成公之高第弟子或以忠義顯或以政事稱或以文學著傳之當世布之簡書相去一百餘載人猶象而法之嗚呼何其盛也今觀蔣君伯康

小傳述其立身行已動法古人阡危之際又能力持其家使勿墜斯可謂之賢矣此固伯康問學之美所由致自非前循流風遺澤有以薰蒸之亦未必遽至於斯也嗚呼維桑與梓必恭敬止矧吾父母之邦賢哲奮興前被後承雖隱顯之或殊揆諸物則民彝之懿皆可以無媿聞風而興起者孰謂後無其人乎故因稱伯康之賢特推其本而言之忠厚君子當有取焉洪武十二年九月二十二日金華宋濂識

題默成居士矯齋記後

右矯齋記一首默成先生潘公爲同宗伯益作伯益名好謙實復州史君宗回之子性嗜文史恂恂而馴飭歷官自麗水尉至通判紹興府以終先是伯益從子景良景憲受業員成公朱文

公之門故成公之女歸于景良而景憲之女又適文公長子塾故伯益於二公之學亦與有聞焉今觀先生以矯名其齋則其志之所存蓋可見矣烏傷吳生故衣冠鉅族嗜學成癖尤攻於詩文太常博士鄭君仲舒生之舅氏也以生可進於道遂因其字曰仲矯者書先生之記以爲勗嗟夫先生楊文靖公之弟子也立朝大節足以廉頑立懦故文公以剛毅近仁稱之此無他矯之功也伯益受先生之教於二百餘年之前仲矯聞先生之言於二百餘載之後其有補於身心一也奚必並世而同時哉借使同時之士有善爲文辭者雖揮千自字之多未必敵三百九十二言之簡也仲舒亦可謂善教者矣仲矯尚勉之哉洪武十年八月十三日前翰林學士承旨金華宋濂記

題李伯時山莊圖

龍舒李伯時作山莊圖爲世所寶傳南渡後名筆多臨摹之廉
所見者數本因此卷思致精婉殆將逼真可玩也蓋伯時自爲
御史檢法遂以病痺致其事實元符三年庚辰伯時既歸老肆
意龍眠山巖壑間素善畫嘗爲此圖以爲其徜徉之趣然其所
自序云元豐紀號歲在丁巳月在涂則買山於龍眠以基以堂
庚辰上距丁巳凡歷二十四年矣計其買山之日伯時始尉長
垣去第進士時甚爲不遠則其高情遠韻雅志石泉有非一朝
一夕之故也丁巳乃熙寧之十年其冬十二月壬午詔自明年
正月朔改元爲元豐則戊午年也其序書於詔下之後既難稱
熙寧又不可前期曰元年所以但書元豐紀號而已圖後有澹

巖居士張激所題識激字新仲其視伯時爲舅民建炎三年已
酉時爲御史中丞二月己巳上疏劾黃潛善汪伯彥大罪二十
條未幾除守尚書右丞夏四月癸丑罷知江州以資政殿學士
兼江東湖北制置使七月甲申以朋附苗傅劉正彥責授秘書
少監分司西京居衡州激謂自右轄得請潯陽尋竄回雁者蓋
指此也伯時襟度超軼風流不減古人激亦奇士博學工文辭
有不待言而後知故漁唯撥拾緒餘以附氏名於左方云三季
即伯時公庚元中大小山即梁何點及其弟胤嘗與東山何某
同隱於會稽世稱何氏三高時以比龍眠三季故激舉之以爲
言耳因并著之

題郭熙陰崖雪圖

河陽郭熙以善畫山水寒林名畫得管丘李成熙筆法其所作
陰崖空雪圖大陰靈靈而皓素淋漓使人玩之肌膚粟然起
粟矣或者強指為楊士賢相類者殆未見其衝氣機也

題趙大年鶴鹿圖

趙令穰與其弟令松以宋宗室子精於文史而旁通藝事所以
皆無塵俗之韵今觀令穰所畫鶴鹿圖叢竹幽汀長林豐草其
思致死如生成余隱居仙華山中時與麋鹿為友每坐白雲
上教鶴起舞故得其情性為真開卷視之使人恍然自失

題李伯時飛騎習射圖

濂屢見李伯時飛騎習射圖其描寫位置如一所畫錦袍乘馬
者四人前一人捷而馳反首左顧右手拽繡毬於馬後箭中毬

上次一人彎弧斫髮作放箭勢手猶高舉未下樓天防詩所謂
前騎長纓拖繡毬後騎射中如星流者是也次一人左執弓右
持三矢其馬如飛似欲追射毬者最後植青楊枝于平沙繫以
絳綃一人躍馬向前斜睨而射之章良能詩所謂紅綃低繫柳
枝碧浦滿關弓斫髮射者是也蓋伯時應奉廷試時所見衛士
班中飛騎習射拖毬楊枝之戲故追圖若此其精神流動全用
篆籀筆寫成固不俟讚美惜乎此卷但存第二騎餘皆失之終
不得其全壁濂因據所見備書之使讀者瞭然如見畫亦補亡
之一義云

題李伯時畫孝經圖後

石季公麟所畫孝經圖一卷至正中著作郎永嘉李孝光進入

秘府順帝詔翰林學士承旨臨川危素逐章補書經文元社既
屋 皇明受命圖入 晉王邸 王下教俾濂題識其左濂聞
史皇作書會頡制字本出於一源聖人因字以著經而善繪事
者則因經而作圖故古之人或繪詩與春秋或像論語或畫爾
雅而圖孝經尤多人觀之者有若親逢其事感悅而歆慕不待
辭說而意趣自顯則其於經似不為無助也公麟集顧陸張吳
諸家之長為宋畫第一其圖是經蓋取法於顧愷之勢如雲行
水流自然有起伏之態誠希世之寶也然而王者之所寶在孝
不在畫也歷代賢王其聲光流於無窮鮮不以能孝而致之載
諸史冊尚可攷見經曰昔者明王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
事地察長幼順事故上下治斯言至矣願王日加之意焉

題織圖卷後

宋高宗既即位江南乃下勸農之詔郡國翕然思有以靈
意四明樓璿字壽王時為杭之於潛令乃繪作畊織圖農事自
浸種至登廩凡二十有一蚕事自浴種至剪帛凡二十有四且
各繫五言八句詩于左末幾璿 召見遂以圖上進云今觀此
卷蓋所謂織圖也逐段之下有憲聖慈烈皇后題字皇后姓吳
配高宗其書絕相類豈璿進圖之後或命翰林待詔重摹而后
遂題之耶卷嘗歲小谷余先生家其後有雙岩鄭子有困學解
于伯幾所跋二公當時名流翰墨皆可寶玩雙岩謂題字為類
仁帝后所書則恐未然也嗚呼古昔盛王未嘗不以農事為急
豳風之圖不見久矣有若此卷者其尚可獲之耶

題蛟蝶圖後

右蝶戲長春圖乃院人馬遠子名麟者所畫美人撲頭蝶筆勢
圓勁意非李伯時不能到二畫皆絕品也舊時曾落宮掖故其
間有上兄永陽郡王及楊妹子之字妹子縱能工書作畫未必
能及此題者專指祐陵以爲言則恐不然也

題栢庵圖後

上黨馬君庭堅其幼也父名之以栢長遂築室而居曰栢庵及
主事勳曹轉閩省檢校官不至庵中者頗久乃命盱江監瑜畫
爲圖時展玩之而其僚友員外郎王彥和實爲之記庭堅來京
復請濂題其後傳有之鬯曰以掬說者謂掬栢也掬栢性堅緻
有脂而香故古人破爲臼用以搗鬱嗚呼栢之德與椒胡繩

同又不特歲寒後凋而已庭堅之父托此而訓名其知之深而
望之至哉庭堅不惟奉以自名且以名其室是跬步不忘乎親
矣不忘乎親者庸非孝乎昔者蘇文公命其二字曰軾轍且知
軾之不外飾而車什馬弊患不及轍其後咸如文公之言今庭
堅所守貞勁而芳譽遠聞有無愧於栢者知子莫若父信哉或
謂庭堅樹栢築庵乃爲肥遁之計非至論也

題七才子圖

右七才子圖蓋唐檢校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韓滉所作
滉善書得顏旭筆意畫則與宗人韓幹齊名其妙不待贊也宋
宣和間嘗入御府故用小璽識於前後其第六璽乃帝筆二字
見於義雲章及林罕偏傍記或者以此圖乃祐陵所臨祐陵作

畫固有晉唐風致然畫後必有署押予於中秘屢見之因知其非也或又歸之丘文播文播雖亦畫七才子其運思平凡烏足以敵是哉黃金白壁可得而此卷未易得尚永寶之

題梁楷羲之觀鵝圖

梁楷東平相羲之後善畫人物鬼神學於賈師古宋寧宗時為畫院待詔賜以金帶不受掛於院中而去君子許有高人之風或者但知筆勢遒勁為良畫師且又謂其師法李公麟皆誤矣

題墨本黃庭經後

余嘗見黃素黃庭上下織成玄蘭中用丹砂作界道其絹精甚細視之不見絲縷相傳為王羲之書蓋明州刺史李振景福中遺宋友文者友文梁太祖之子後封博王博王薨竟屬陶穀家

尋為大師李諱所獲復入宣和內府宋錄既訖流落人間鮮于伯機以重貲購得用樓閣錦裝潢成軸題其籤曰琴心玉文趙子昂為之賦詩定為上清真人楊許所書且稱其飄飄然有神仙之氣而伯機亦自謂生平書法得之於此為多不知何時又歸喬篁成湯屋二氏喬字仲山湯字君載最號藏書之家今則又入中秘矣予屢閱之其字體絕與墨本不同竟不能別其何者為真也豈楊與許之跡其實有異於羲之耶楊樵氏出示此卷因備志於其後庶幾同志之士有以訂正之

題唐摹東方朔畫像贊

右唐人所摹東方朔畫像贊圭角混融而光精燁然非深知晉人筆法者不能予在中秘獲觀褚登善鈞榻黃庭經與此正同

雖紙墨亦不殊信可寶也

題李霽峰先生墓銘後

濂兒時伏讀霽峰先生所撰大都賦即慕艷其人逮長受經於黃文獻公爲言先生博學而能文議論英發如寶庫宏開倉壁白琥黃珠玄圭雜然而前陳光彩照耀不可正視蓋豪傑之士也未及往見而先生竟觀化冥冥之中後三十年而公復薨逝又二十年濂亦髮種種而視茫茫矣慨念疇昔有志弗強賢者不能往親幸獲親者又不能盡傳其所學可勝歎哉先生之曾孫象賢與濂嘗會南京出公所撰墓銘及文集序相示三復之餘益重耿耿象賢名世嗜學而有文今試藝銓曹擢官鄜州別乘先生爲有後矣

題何道夫所著宣撫鄭公墓銘

右資政殿學士鄭忠愍公墓誌銘一通秘書監何畊道夫之所撰也道夫廣漢人故知公治蜀之事爲悉而公之行能勞烈亦獨於蜀爲最著紹興中公爲川陝宣撫副使患蜀之困於漕運也乃於關外四州及興州大安軍行營田之法所營至一千六百十二頃除糧種分給外實入官十四萬一千四十九斛而金州墾田五百六十七頃歲入萬八千六十餘斛不與焉誌中所謂移司益昌以便餽運繼脩營田之政是也蜀雖罷兵而財用不足歲計猶闕錢七百七十八萬緡公奏增印錢引四百萬復患無錢以權之即利州鑄錢歲十萬緡以救錢引之弊率費二千而得千錢置官六人兵匠五百人歲用鹽官錢十萬緡四路

稱提錢十四萬緡為鑄本其後增至十五萬蜀中因此優裕宣
總所積積錢五十餘萬緡其餘苛賦一切裁削誌中所謂減科
數至七百萬緡是也公在閬時吳賦順璘以右護軍都統制駐
武興郭恭毅浩以樞密院都統制駐漢陰楊襄毅政以宣司都
統制居漢中皆擁強兵自衛勢與大師抗莫敢吐一語相可否
公恩威並立獨能帖服之如犬羊每入謁必先庭揖然後就坐
誌中所謂三大將拱手側足奉命唯謹是也嗚呼公治蜀六年
而能俾財用足橫斂減悍將服其効乃章章如此使久於其職
又將何如也奈何天未厭亂姦檜得秉鈞軸忌公不附已而竄
逐以死悲夫然公之見忌於檜士大夫皆能誦之至於道夫亦
為檜之所忌則或者未必盡知之也道夫嘗為類省試第一故

事榜首不赴大對者賜進士及第恩數視殿試第二人蓋優之
也檜方欲沮張魏公而道夫對策歷論蜀人難進易退之節高
視天下竊笑之語檜嫉之乃諭禮部令奏但賜進士出身道夫
亦視之澹如未嘗一踐貴人門登第三十年始召為倉部郎累
遷至祭酒鄉人趙溫叔為相雅欲相鉤致亦不肯就及溫叔罷
蜀人為所引者皆被逐獨道夫不深物議使其居公之位其尚
肯屈志以事檜乎雖職位不同功績遂異道夫清峻之節未必
有媿於公也然則公之墓誌非道夫為之孰可為之哉公之子
德肖不求之他人而屬之道夫良有以也吾友彥淵氏公之九
世孫以葉史君昌父所書此冊求題故濂以所聞疏公治蜀之
績而詳及道夫之事使覽者知士大夫立身以名節自砥礪有

不隨世而磨滅者必將惕然自省也道夫以淳熙辛丑春始拜
朝請大夫試秘書監之命其秋輒求去乃除知潼川府今以秘
書繫銜則誌文作於是歲春夏之間無疑史君公同郡人果
俞先生之高第弟子雖南康之節不完然字畫儘佳鮮于伯機
謂其極善用筆至欲下拜而此冊尤其得意書可寶也因并及
之

題葉贊王墓銘後

余在浦陽與貴溪葉先生贊王交先生之子名愛同性穎悟特
甚嘗引之升樓出經題試之至正己丑先生父子皆別去不數
年天下大亂聲跡不相聞者二十二年矣洪武辛亥之二月予
考試春闈及榜出有葉孝友名乃貴溪人恐為先生之子復以

名不同為疑時 車駕將幸臨濠是月壬申會闈試事方畢
酉即親策于廷甲戌臘傳進士名午門外即日謝 恩趨
官聽注授為職名為凡偶進而分拈之孝友得為平鄉丞戊寅
錫宴中書堂予被酒上馬出有從傍呼曰君非宋學士邪曰然
曰子為誰曰我葉愛同也於是下馬執手相慰勞問何以更名
乃知有司誤以其字聞復問先生安否則作土中人已六年矣
為之悲喜交集喜則以先生有子悲則以先生之學僅止於斯
也嗚呼二十三年之間人事變遷何所不有老身幸未死得與
孝友一接豈非天哉然昔見孝友時兩鬢初勝簪耳今則以文
辭第奉常年且三十有八矣余之顛毛欲不種種尚可得乎俯
仰古今而不知中心之慘惻也孝友以蔡君淵仲所撰墓銘相

示因題其後而歸之

題吳節婦詩後

余自壯年則聞臨川吳節婦黃氏貞而甚文及頃歲承乏史館總裁有元一代之史四方以節婦狀來上者甚衆余心存黃氏事欲爲立傳而有司獨逸之殊竊恨焉今年黃氏之從孫吳君伯宗以其所爲教子詩示余稱黃氏年二十七而夫泰發賈死江湖間二子一女幼黃氏苦心瘁形慈鞠嚴教詩其教之一端也余誦其辭愈歎異焉婦人之不貳其志者古多有之矣而未必能文也間有能文者矣其行未必皆善也在孔子刪詩之時三百餘篇之中求其備是二者惟共姜之柏舟爲然其時去文武周公之化未遠猶且有是况今又二千載之後而黃氏獨有之豈不尤爲難能矣乎其難能如此而史遺之誠可恨也然共姜之事初未嘗有傳特以其詩見取於聖人而傳黃氏之詩自誓之堅與之死靡他之語無異至於教子則深計遠慮以聖賢之道望之有殆非柏舟之所能過誠使後世有鉅人君子者出采而錄之其傳世無疑矣惜乎余不足以張之也雖然安知來者無其人乎伯宗慎守以俟之可也

題李節婦傳後

婦人以節稱乃其至不幸也與其執之死靡他之誓曷若咏君子借老之辭哉然而一與之醮終弗改其操身雖不幸而其苦節則有可尚者已若朱氏婦壽豈非其人哉嗚呼婦以節旌者固多而其事則殊有慕夫家貴富而不忍去者有年壯多子而

不易割恩者有不能冰雪其行姑盜名以欺世者璿之父與納
季實爲贅壻合婚甫十日實賈遠東遂溺死於海璿誓不更適
養父母終身且依弟珍以居信誓堅確其傲如出日者歟揆前
三者其無一之可疑者歟斯所謂真節婦矣張侍講以寧傳以
顯之孰謂非宜或者猶以未得旌褒爲恨然旌表朝廷事也

題天台三節婦傳後

余脩元史時天台以三節婦之狀來上命他史官具彙親加刪
定類入列女傳中奉 詔刻梓行世先是會稽楊廉夫爲之作
傳其事頗多於史官蓋國史當畧私傳宜詳其法則然也近與
台上游嘗詢之則廉夫所載猶有闕遺者因摭其言補之杜思
綱娶沈沈生三女及子勤而死繼室宗媛祕書丞阻誼女凡也
生一女思綱亦亡宗媛棄膏沐弗御上奉七十之姑獲其驩心
下視沈之子不翅親育十八年間悉畢其婚姻歲丁未九月壬
寅台城陷火燄燭天宗媛護姑柩不忍他適爲兵所繫驅之行
宗媛不從兵怒刺于頸深入二寸餘不見血而沒瀕死無他
言惟念勤不置曰勤苟不存吾尚何望哉宗媛妹宗婉歸周本
亦同日死於水誼婦王淑見事急抱其子名長已者屬傳姆曰
持以歸其父長已存吾不死矣乃被髮亂走明日事定求之不
得淑見薨勝人曰吾義不辱身赴南隣杜氏井死矣所懷簪珥
亦投其中可聞漢生知之漢生其夫字也勝人以告黎明竟之
皆往焉實十月乙巳也然人之受刃無血者宗媛則以之淑雖
死其精靈猶能動物不亂是知貞節之人其超絕誠與常人殊

薦紳家相訾者輒斥曰女子婦人猶有是嗚呼

題李叙山長妻姚元靖夫人墓銘後

濂居金華時嘗學經於淵穎先生吳公之門見當塗李公仲羽寄先生詩一通興寄幽邃有不可企及之妙因叩其問學淵源所自先生爲之言曰當塗有姚四清徵君者時之碩士也仲羽與元伯羽嘗師事之而仲羽之父青山府君復以經學文辭著聞仲羽兄弟既得賢父師如此故其所成就有大過於人者伯羽之文簡密嚴奧一辭不苟仲羽之文豐腴纏麗五采爛然延祐丁巳伯羽試京都庚申仲羽試江浙行省皆預薦舉又先後出爲校官當世之人恒稱之爲二李焉濂已謹識之及來金陵始識仲羽之二子宗泰宗茂文行疑峻俱爲名儒而宗泰尤爲

夏國余忠愍公所器重濂益知先生言爲可信而其家文獻之猶足徵也及觀吳文正公所述仲羽母夫人姚氏墓銘備言夫人通經史教二子極嚴向學少怠爲之不食不語夜而讀書必持敝衣在傍綴之夜分不止又知仲羽兄弟之所成就雖有藉於賢父師而其出於夫人之教者夫豈少哉嗚呼昔之鉅儒因母訓成名見諸紀載者每班班可考有若夫人之賢實與之異世而同符也濂因詳著之欲其後裔知夫人家法之嚴而問學淵源有不可廢者如此夫人衆行則誌文具列之茲不復深論也誌文所書和中即四清夫人之兄習即伯羽翼即仲羽山長即青山府君甥舅父子皆以文鳴而夫人亦精于詩有梅窓集傳世一何盛哉銘辭凡三十言皆文正公手筆而并自署其名

宋學士全集卷之十三
餘則仲羽書之其繫銜以集賢直學士奉議大夫者文正公自
爲國子祭酒之後即歸隱宜黃山中延祐戊午春始詔以今官
起之行至儀真病作不復上渡江越金陵脩書纂言此蓋作銘
之歲而年正七十矣其文已刻于支言八十一卷文皆不殊惟
貨財作貲產云

新刊宋學士全集卷之十三

新刊宋學士全集卷之十四

賜進士第文林郎浦江縣知縣高淳輔叔陽彙集

後學浦江張元中編次

庠生陳時雍校正

跋 西四十八章

恭跋 御製勅文下方

皇帝臨御之七載益弘敷教治優老禮賢孳孳如弗及時則存
若翰林學士承旨臣同春秋七十猶以文學在侍從論思之列
其意以爲幸逢 有道之君何忍去之休致之請久而不敢發
上見同皓首蒼顏與白面少年旅進旅退於班行中惻然憐之
八月甲辰特降致仕之 命籍社期年且官其一子魯 召同

入賜坐從容慰勞之夜漏下十刻始勅內官扶掖而還乙巳
上親製文一篇以賜同仰瞻 天藻之華無任欣躍既奉表詣
殿庭稱謝又以副墨勒諸貞珉昭示悠久臣濂聞之君臣遇合
自古爲難非道之符契情之感乎鮮有善始而善終者今年
雖耄拳拳戀 闕之心皦如出日忠款自將不替往初 上憫
其衰暮不欲煩之以事令優游田里以終天年 恩數便蕃視
昔有加上下之間可謂兩盡其道猗歟盛哉昔宋孫宣公夔自
翰林侍講學士乞致其事仁宗嘗賜詩一首詞臣尚載之簡冊
至今以爲羨談矧我 皇上膺思天成神文炳煥其功伴造化
經緯圖書足以昭明政體用風厲四方詩云乎哉是將傳之億
萬斯年永永無斁而同之名氏在奎壁光芒之中亦因是不朽
誠千載之一逢也傳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綸天下之士聞之有
不鼓舞而淬礪者乎臣職在 國史謹已備載日曆復因同之
請恭書于下方云是月癸丑翰林侍 講學士知 制誥夔備
國史兼 太子贊善大夫臣金華宋濂恭跋

恭跋 御賜詩後

臣聞自古人君有盛德大業者其積慮深長而詒謀悠久必日
興文學法從之臣論道而經邦當情意洽乎之時或相與賡歌
或褒以詩章或燕之內殿君臣之間實同魚水非直侈爲觀美
所以禮賢俊示寵恩而昭四方也有如唐之文皇宋之太宗其
事書諸簡編者可以見之矣 皇明紀號洪武之八年秋八月
甲午 皇上覽川流之不息水容澄爽油然有感于 宸衷陋

尹程秋水賦言不契道乃親更為之賦成 召禁林羣臣觀之
且曰卿等亦各撰賦以進臣率同列研精覃思鋪叙成章詣東
皇閣次第投獻 上皆親覽焉復宣品評於其間已而賜坐
勅太官進天厨奇珍內臣行觴觴已 上顧臣曰卿何不盡飲
臣出跪奏曰臣荷 陛下聖慈賜臣以醇酎敢不如 詔第臣
年衰邁恐不勝杯酌志不攝氣或愆於禮度無以上承 寵光
爾上曰卿姑試之臣即席而飲將徹 上復顧臣曰卿更宜釀
一觴臣再起固辭 上曰一觴豈解醉人乎卒飲之臣舉觴至
口端又復瑟縮者三 上笑曰男子何不慷慨為臣對曰天威
咫尺間不敢重有所瀆勉強一吸至盡 上大悅臣顏面變頰
頓覺精神遐漂若行浮雲中 上復笑曰卿宜自述一詩朕亦

為卿賦醉歌二奉御捧黃綾案進 上揮翰如飛須臾成楚辭
一章臣既醉下筆傾欹字不成行列甫綴五韻 上遽召臣至
命編脩官臣右重書以遺臣遂諭臣曰卿藏之以示子孫非惟
見朕寵愛卿亦可見一時君臣道合共樂太平之盛也臣行五
拜禮叩首以謝 上更勅給事中臣善等賦醉學士歌云臣既
退竊自念曰臣本越西布衣粗藉父師明訓弗墜箕裘之業而
已一旦遭際 聖明遣使聘起之踐歷清華地躋禁近無一朝
不覲 日月之光如此者凡十又七年叨冒 恩榮復絕前比
所幸犬馬之力未衰誓將竭奔走之勞以圖報稱今 天寵屢
加雲漢之章照燭下土臣竊自靖度何足以堪之雖然傳有之
泰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

不卻衆庶故能明其德洪惟 皇上尊賢下士講求唐虞治道
度越於唐宋遠甚雖以臣之至愚亦昭被非常之殊渥六合之
廣其有抱藝懷才者孰不思踊躍奮厲以揚於 王庭哉臣按
南有嘉魚之詩有曰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樂序者謂太平之
君子至誠樂與賢者共之也 皇上寵恩之便蕃抑過之矣又
按天保之詩有曰罄無不宜受天百祿降爾遐福惟日不足序
者謂臣能歸美以報其上臣雖無所獻為願持此以頌禱於無
窮哉古者侈君之命勒諸鼎彝歲諸宗廟嗣世相傳以至於永
久臣敢竊援此義龍王為軸裝褫成卷什襲珍藏以顯示來裔
給事中臣善等應制諸詩附錄其後而賢士大夫聞風慕豔而
有作者又別見左方云是歲九月戊午朔具官臣金華宋濂謹

跋宋高宗賜劉大中御札

光堯宸翰初做黃庭堅時劉豫亦使人習庭堅書近臣鄒億年
恐緩急或致亂真奏止之遂改學米芾體至紹興初又改法二
王往往皆能逼真今觀與劉大中御札尚類庭堅書考其歲月
其當在建炎之初耶大中叅知政事時與趙忠簡公同不主和
議賊檜遂使蕭振劾之則大中者其亦君子也夫

跋高宗所書神女賦

右宋思陵所書神女賦法度全類孫過庭且善用筆沉毅之中
兼有飄逸之態然思陵極留心書學九經皆嘗親寫故其用功
為最深此卷乃禪位後所書時春秋已高而猶弗之廢誠可謂
勤也已使其注意於虞夏商周之治父讎不至不報王業未必

偏安抑又可歎哉卷首有奎章閣鑒書博士印蓋天台柯敬仲
爲是官時所鑒定云

跋新刻孝經集註後

予舊友呂君遂出守合肥患寇盜未息而民或不知有父子之
親因刻孝經集註于學宮俾家傳而人誦之嗚呼呂君之意則
善矣亦幸遭夫有道之朝專用儒術故得以專行其志焉爾何
以言之昔者宋梟爲隴右刺史梟患涼州多寇叛欲多寫孝經
令家習之庶幾使人知義蓋勳力諫梟不從遂奏行之詔書詰
責坐以虛慢夫教人革心從善者吳踰於聖經顧乃視爲迂遠
遲頓之器宜乎漢祚之不振也宋梟之事與呂君正同而其幸
不幸有如此者非其人才之相懸實以所繫之時或不侔也抑
嘗聞在宋之季雪巖先生鄭公霖因講中庸一篇而使寇退不
敢來攻城者此又明效大驗見於事爲非止空言而已也有若
呂君此舉實知爲治之要而非刀筆吏所可及予恐流俗之未
能喻也猶以爲迂故爲題諸篇末如此云

跋太古遺音

士大夫以琴鳴者恒法宋楊守齋續所以法續者以合於晉嵇
康氏故也而其中不無可疑者建樂之均貴乎和平宮君而商
臣君尊而臣卑有不可毫髮僭者康當晉欲代魏之時憂憤無
所洩所制廣陵散操持慢商絃至與宮等其聲忿怒躁急不可
爲訓尚可以爲法乎此其可疑一也古者協管以定正宮以正
宮爲聲律之元也今續以中呂爲宮則似用旋宮之法旣曰旋

宮則諸律何不能各為宮乎其與獨彈黃鍾一均者又何異竊
意古人必隨月用律決不若今之膠固不通此其可疑二也千
載之下正音寥寥失傳安得知有虞孔子之遺音者相與論斯
事哉今閱此書不覺為長慨

跋重刻吉日癸巳碑

趙之贊皇有吉日癸巳四字在壇山崖石間世傳為周穆王書
宋皇祐四年九月宋景文公自毫遷鎮陽過趙始遣人訪得之
今劉莊者因鑿移郡廳筆力確峭有劍拔弩張之勢其吉日字
往往與周淮父鹵伯碩父鼎齊侯鐔鍾諸款識合實二千年奇
迹也歐陽文忠公家藏金石遺文甚多其最遠者唯毛伯伯罔
二敦銘及此文而已趙明誠繼著金石錄獨以筆畫類小篆為
疑今用周宣王時石鼓文攷之其字形多如小篆恐當時與古
文科斗書兼行至李斯始以此擅其名爾明誠已信石鼓為周
人之書何獨于此而疑之耶源既手摹刻于浦陽山房恐人感
也又不得不贅

跋蔣山法會記後

予既從祠部羣賢之請為撰法會記一通自謂頗盡纖微近者
蒲庵禪師寄至鍾山藁一編其載祥異事尤悉蓋壬子歲正月
十三日黎明禮官奉御撰疏文至鍾山俄 法駕臨幸雲中雨
五色子如豆或謂娑羅子或謂天華墜地之所變十四日大風
晝晦雨雪交作至午忽然開霽 上悅勅近臣於秦淮河燃水
燈萬枝十五日將晏殿事如記言及事畢夜已過半 上還宮

隨有佛光五道從東北起貫月燭天良久乃沒已上三事皆予
文所未及蒲庵以高僧被 召與聞其故目擊者宜詳而予耳
聞者宜略理當然也屢欲濡毫補入之會文之體製已定不復
重有變更保寧敏機師請同袍以隸古書成茲卷來徵余題故
爲疏其後使覽者互見而備文云

跋端忠獻王所書義鷗行後

右端忠獻王琦所書杜甫畫鷗行端嚴厚重古所謂頽筋柳骨
殆無以過之展卷熟視則夫垂紳正笏不動聲色而措天下於
泰山之安者其氣象猶可想見其彷彿也宋文公有云翰公書
蹟雖與親戚卑幼未嘗有一筆作行草勢以此觀之王之爲人
由中達外無斯須不本於誠故其建功立事凝定不搖德在生
民而名著史冊宜也視彼傾欹偃仆常若大忙中書者則其躁
急寬易相去何如哉

跋包孝肅公誥詞後

右包孝肅公誥詞一通其十五世孫宗禮所藏宗禮以古錦裝
潢成卷請瀛爲之題識瀛不敢讓因疏其事而歸之其二龍圖
閣直學士朝散大夫行尚書兵部員外郎知池州者宋制於庶
官之外別加職名以厲行義文學之士出於一時恩旨非有必
得之理所謂龍圖閣則大中祥符中建在會慶殿西以奉熙陵
御書直學士則祥符四年置班在樞密直學士下至祥符六年
始詔結銜於本官之上尚書兵部員外郎即係階序初不掌其
部務乃元豐所改朝請郎若知池州則其職事也其階自兵部

真外郎轉刑兵郎中者六部分二十四司其兵刑工三部甚歷
館職任轉運副使以上者不遷公嘗爲京東河北轉運故有此
擢然兵部真外郎在前行刑部郎中在中行出前行真外郎
中行郎中此超遷之法也其云中書令中書侍郎刑部真外郎
知制誥臣宣奉行者凡中書所出命令皆承制畫旨以授門下
省令宣之侍郎奉之舍人之留其所得旨爲底而謂刑部真
外郎知制誥者當時三省無定真故以他官掌之也其云翰林
學士兼侍讀學士中書舍人判備者中書舍人凡六員亦爲所
遷官實不任職復置知制誥及直舍入院上行詞命與學士對
掌內外制舍人有闕故以學士兼之備當是楊備時與歐陽備
胡宿趙槩楊察並爲學士也其云左右僕射不名者宋初命相
必曰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乃爲真拜而左右僕射皆爲空官相
銜帶之亦以寓祿秩序位品而已時文彥博以吏部尚書同平
章事富弼以尚書戶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其銜當帶之
雖不名必知其爲二公也其云禮部真外郎知制誥權同判絳
兵部真外郎知制誥權同判奎尚書司封真外郎充崇文院檢
討判公著者絳乃韓絳奎乃吳奎二人者嘗以言事被黜奎知
壽州絳知河陽府召還尚書未久公著乃召公著方居下僚後
三十年始與文彥博共秉鈞軸而謂判與權同判則真領其執
事者也其云主事令史書令史者三省皆有之呼爲省吏唯尚
書最多至於六十有四都事三主事六令史十有四書令史三
十有五守當官六各分房分日而祗事也其云都事高允迪受

付吏部者蓋門下吏上受之中書下付之尚書必歷三省而後
備所以詰命聯著三省位銜也其云至和二年八月日下者至
和止二年而三年為嘉祐元年今云然者二年九月庚寅入聖
臣攝事于太廟辛卯恭謝天地於大慶殿大赦改元制下乃八
月之初所以尚稱三年也惟公及家老久立朝剛正清風峻節
百世師法有不待區區末學之所羨者始以舊聞疏之如右文
質直而無潤飾庶使世之讀者咸悉其意焉公平平生遷官凡二
十有七此乃二十一次所授制中謂白雲之司蓋黃帝時以秋
官為白雲公遷刑曹故行詞者援其故事云

跋羅鄂州小集題辭後

者其亦有所說耶瀝曰鄂州為郡日靜春劉先生實為倅二公
相得驩甚及鄂州卒于官靜春撫柩哭曰公輔器也竟止於斯
邪人雖亡文不可亡也亟哀遺豪入梓以不暇求全也故號之
為小集云惟鄂州平生著文頗多當時諸公咸服其精妙而朱
文公楊文節公尤用歛祗鄂州嘗手書陶令祠堂記社壇記爾
雅翼後序三篇寄樓宣獻公樓公每為子弟誦之又重書以遺
從子深昂謂後之作者欲論淵明及社稷事恐無以過此復恨
爾雅翼一書未能見之則其敬愛有不在朱楊二公之下瀝竊
意其雄文偉論照耀簡冊如三篇之比者決不為少今所存僅
止於十卷而已不亦重可惜哉近歲以來兵火迭變其出於薦
紳之所藏者又非靜春所哀之舊鄂州賢子孫宣明方務極力

蒐羅成書以傳故因或人之問附其說於題辭之左使知鄂州之文已非全書其幸存而未泯者天下學士尚宜相與謹其傳焉

跋東萊止齋與龍川尺牘後

龍川陳文毅公與東萊呂成公止齋陳文節公契分深厚故其所與書牘頗多初不止此三牘而已東萊前一書蓋乾道九年癸巳秋所遣書中云永嘉復報士龍之計海內遂失此人者士龍常州守薛季宣也常州得表泐道潔之學道潔則程門高弟及師蜀隱者薛翁而深於禮學者也常州既有所傳授見諸事功灼灼可信年僅四十以死故東萊傷之也又云朱元晦近遣其子來此讀書頗知其日用間地步亦自寬展前此傳聞多過

者其子名執事受之必物翁之家嗣當時論晦翁者或有追狹之機而龍川亦甚病其細碎故東萊謂傳聞多過將示微意以規之也後一書蓋淳熙五年戊戌冬所遣近字下有關文當是鞏仲二子鞏仲者名豐東萊弟子官至提轄左藏庫世稱栗齋先生者也書中云碌碌竊祿如昔者東萊官秘書至是已二年十月十七日復陞為著作郎書因在官所發故兼云竊祿也又云田間雖曰伸縮自如治生之意太必則與俗交涉敗人意處亦多者特龍川伏闕三上書極言社稷大計阜陵覽之感奮涕將以神放故事不次用之左右用事者亟來謁見欲掠美市恩龍川不出遂踰垣而逃絕江竟歸且以為不得行其所志欲有事生產作業故東萊以此諷之也止齋一書蓋紹熙二年辛亥

宋學士全集卷之四十八

秋所遺書中云老兄數年以來再脫於禍者龍川以使氣過銳
結怨群小遂莽中奇禍其一則淳熙十一年甲辰之春醉中大
言為盧氏子所訴就逮棘寺其一則紹熙元年度戌之冬十二
月以呂天濟之死誣其有謀又下詔獄甲辰至庚戌僅七載故
云數年也又云浙而別業稍有倫序願為擇鄰之計者龍川常
言鄉里不可居欲遷京口以扁舟出入吳松江上故止齋用以
為勸也所謂兩壻入館即林子燕徐冲所謂應之即東萊門人
無為軍教授石宗昭子約即東萊之弟太府寺丞祖儉也竊惟
東萊以中文獻之傳倡鳴道學于婺麗澤之益趙沾遠被龍
川居既同郡又東萊之從表弟雖其所志在事功不能挈而使
之同反覆摩切之其論議或至夜分要不在向不至也止齋留心
於古人經制三代治法雖出於常州者為多至於宋之文獻相
承所以垂世而立國者亦東萊亶亶為言之而學始大倫考其
一時學術人材之盛而能照耀於古今者不歸之朋友講學之
功抑豈可哉然即此三帖而觀警戒飭導無所不至亦後世之
所不及歆豔之餘而感慨係之矣新遷蘿山無文字尋究姑即
所知者而疏之左方若夫三君子行事之詳史皆有傳非後學
之敢輕議也

跋東坡書乳泉賦後

蘇長公以紹聖四年丁丑二月責授瓊州別駕安置儋州六月
渡海七月十三日至儋僑寄城南鄰於天慶觀觀有乳泉故公
為援筆賦此元符三年庚辰公居儋已四年會正月祐陵登極

大救天下五月移公廉州六月還瓊復渡海至廉七月又以皇
長子生國有大慶遷舒州團練副使量移永州八月終方自廉
啓行賦後題云庚辰歲七月十二日書則正在廉時也十一月
行至英州又復朝奉郎提舉成都府玉局觀任便而居公遂度
嶺南還明年爲建中靖國元年辛巳五月至毘陵六月因疾告
老以本官致仕七月二十八日遂薨公之書是賦時年已六十
有五距其薨僅隔一歲實爲晚年之筆李侍郎微之謂其筆老
墨秀挾海上風濤之氣當爲海內蘇書第一誠知言也哉濼嘗
見漳水酈元璵跋公眉子石硯歌四十五字斷簡謂日百閱而
弗之厭使其見此吾知其必日百拜而不止也然公之薨未幾
辭翰皆爲世大禁而狗鼠之徒如霍漢英輩猶嗚吠不已磨剗
焚炳無所不用其極而斯卷無纖毫不完豈公妙墨所在或有
鬼物呵護之邪

跋東坡所書眉子石硯歌後

右蘇長公所書眉子石硯歌一卷卷後題云開府密國公家歲
文有跋文一通中引漳水野翁言甚悉末但書樗軒二字亦不
著其名氏鄭君仲舒以讀者或未之知也持以相示俾濼得以
詳識之濼按蘇公此歌爲胡閻作傳藻述公紀年其所爲詩歲
月多可知獨在翰林日莫能定其先後蓋公以元祐元年丙寅
十月十二日入翰林知制誥四年己巳二月三上章乞越州三
月始得旨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杭州此歌之作龍溪錢
氏謂在元祐初年其必有所考矣密國公者金之宗室名璿字

子璵與陵之孫越王之長子所謂樗軒即其號也能詩文家藏法書名畫幾與中祕等趙侍讀楊禮部雷御史諸公皆推重之漳水野翁者武寧軍節度使鄺瓊之子名權字子輿安陽人故以漳水自稱亦能詩文以門資叙宦不達朝廷高其材明昌初以著作郎召之是兩人者皆尊尚蘇學故寶愛其書尤爲至觀其所鑒賞之言蓋可見矣然自海內分裂洛學在南川學在北金之慕蘇亦猶宋之宗程又不止寶愛其書而已嗚呼士異習則國異俗後之論者猶可即是而考其所尚之正偏毋徒真品評於字畫工拙之間也

跋東坡穎濱遺墨後

右蘇長公少公兄弟遺墨長公之事臨川危先生題之旣以詳矣瀟則畧疏少公大節於左方云少公正直不阿力詆章蔡不遺餘力紹聖初因上疏言事忝陵怒其以漢武方先朝落職知汝州曾未幾何群邪共譖再陞知袁州未至降朝議大夫試少府監分司南京謫筠州三年又移化州別駕安置雷州此帖蓋發筠之時所遺故有某已治行二月中南下愈遠高誼之言也然少公屢遭遠竄凡至竄所輒閉戶著書人間慶吊之禮一切謝絕雖親朋少見其面故又有新歲不遑馳賀實以憂患相仍之語也今觀少公字畫僅平平耳其視當時擠陷之者力追義獻而姿態橫逸未嘗無其人後之君子不彼之寶而獨寶此者則夫人心是非之公猶凜然也吁可畏哉

跋黃魯直書

右太史黃公書李白秋浦詩凡十七首筆勢瀟灑皆超軼絕塵
觀公所自題謂爲此時雲日流煥移竹西牖下旋添新翠有携
幽禽至者時弄新音寥寥可聽則其情景相融盪而生意逸發
於毫素間至今如玉飛動當是時公方謫涪州別駕自常情言
之必憔悴無聊所見花鳥淡淡驚心公乃能藉之游戲翰墨無
一髮隕獲之意非行安節和夷險一致者有弗能也昔人稱公
以草木文章發帝行機花竹和氣驗人安樂雖百世之相後使
人躍躍興起者豈欺我哉紹聖二年公年已五十二故此書蒼
勁比舉學官承祕書時如出二手當時錢穆父不能深知猶病
公爲拙公嘗謂李致堯云畫要拙多於巧近時少年作字如新
婦子粧梳百種點綴終無烈婦態嗚呼公言其有所感也夫

跋黃山谷書樂府卷後

右行書一卷浩翁五十九歲所書蓋晚年之筆也翁初與周子
發後游荆得名本蘭亭始悟古人用筆意及謫黔中見藏真帖
於是結體飄逸頓入妙品人以學子發爲言而翁深諱之矣然
翁爲此時正自鄂渚遷宜州當屢譴之餘孰不能鬱鬱乎中翁
則游戲翰墨書雜辭二千餘言以寄其嫺家李采德索驩欣和
豫之意尚洋溢於行間其樂天知命爲何如覽者若有得於斯
則於問學之益不少矣字畫云乎哉

跋黃山谷贈祖元師詩後

黔安居士書自紹聖乙亥謫黔中之後得藏真自序於石陽林
家落筆頓覺超異此卷乃召還時所書居士年已五十七矣其

爲妙絕有不容言者至若其詩則爲祖元大師而賦師和義人
族王氏能用五行書察人休祥性尤嗜琴學之二十年弗厭搆
霜鍾堂畜雅琴十餘遇嘉賓至欣然鼓一再行或坐此君軒對
竹嘯咏居士嘗寄詩題軒中及聞東還師自三榮追至瀘川餞
之居士嘉其勤因疊前韻贈焉夫居士之在中朝停士輩平日
以士大夫自居反不相容至於擯斥五溪蠻蠻之鄉而師以一
浮屠氏乃能不遠七百里而送之則其尊賢尚德爲何如要不
止精於琴學而已也詩中第五句有孤臣蒙恩已三命之言按
居士辭免吏部員外郎狀元符庚辰自戎州起廢五月復宣德
郎監鄂州鹽稅十月改奉議郎簽書寧國軍節度判官十二月
發軔道建中靖國辛巳三月出峽州始改朝奉郎知舒州或疑

居士之賦是詩在於辛巳之正月九日辛未當時僅授二階不
廢前兩月遽云三命殊不知楚道初發之時已聞有守舒之擢
第未嘗被詔命爾不然其和丹稜揚皓詩亦未出峽所作何以
有老作同安守之句耶此蓋不難知者也詩序云并簡周彥公
周彥名庠皇祐進士慶易之子師之群從弟程遵誨之門人七
歲能文後舉八行大司成考定爲天下第一詔旌其門授潼川
府教授辭歿謚賢節先生東坡穎濱及范忠宣公皆稱其所
著有冰壺集二十卷亦一知名之士謾附及之非惟見居士擇
友之精而師之昆季清標雅望足以承居士崇獎之重庶幾覽
之者有所發哉揚子雲之楊文宜從手今改而從木者其偶誤
耶抑或別是一人耶

跋蘇叔黨書黃山谷慈氏閣詩後

右涪翁慈氏閣詩斜川居士蘇過叔黨書而翁又自題其後初翁作承天院塔記 朝廷謂其幸災謗國以崇寧二年癸未自鄂謫宜州十二月十九日發鄂渚三年甲申二月二十一日過洞庭經潭衡至永州三月遊太平寺登閣而賦是詩已而寓家於永獨赴貶所五六月間至宜四年乙酉九月三十日而翁竟卒至若斜川隨父文忠公謫海上則元符三年庚辰五月量移廉州七月又移永州八月自廉啓行十一月至英州既更赦度嶺南還明年爲建中靖國元年辛巳五月至昆陵七月而文忠公沒遂營葬於汝州之郊城因家潁昌編考斜川發廉州日翁尚在戎州五月始復官十二月自戎過江安明年三月方出峽

則斜川已將至昆陵及翁謫宜過永賦詩乃後斜川南還之四年僅踰一十八月而翁又沒矣不知何地相傳爲翁書此而翁又自題之邪聞見不廣謙之老病多忘無以索知其故可愧也然濂見斜川書頗多此紙尤精采煥發却決爲真跡無疑翁詩自注晚與曾公袞同登公袞南豐人名紆曾曾公布之子時編置永州亦三年矣

跋褚士文書廉仁公勤四箴後

昔者西山先生直公守長沙日以廉仁公勤四事爲同僚之勸其門人莆陽王邁實之因敷繹其義作此四箴西山愛之甚嘗揭於幕府之壁及復齋陳宓師復爲之別書一卷西山又跋云實之之箴明厲峻切讀者已知諫畏復齋之字森嚴清勁有如

宋學士全集卷之四
端入正士在前尤當凜然與敬其語已刻在甲集第二十卷中
蓋可考不誣也自趙魏公孟頫誤以為西山之作而世遂不知
有實之今觀武林褚士文所書此箴翰林褚公題者凡八人皆
襲趙魏公之誤如出一轍夫西山之文家傳而人誦之讀者乃
察之弗精若是殆將留神於其性理之大者而於細微或在所
可畧歟雖然晦庵朱文公之傳四書以程夫子伯仲其道之同
因不復識別通稱之為程子夫兄弟既可為一人有若師弟子
之間其學相傳未必不同然則實之之箴謂之西山之所作亦
可也計褚公之意必當出乎此耳其豈有不知實之者邪濂也
鄙夫徒欲瞻瞻搖其喙不幾於大惑矣實之號懼軒讀書五行
俱下終身不忘為文未嘗秘草登嘉定十年進士第官至右侍
郎觀其為正字日因輪對遂及故相史衛王擅權事理宗諭止
之實之抗聲曰陛下二則曰衛王何容保之至耶
上怒不荅徑轉御屏曰此狂生也其正色直言無所回撓類如
此所論巴陵一疏尤人之所難言讀其文者思欲知其人復并
及焉

跋子昂書度人經後

昔唐人好馮道釋家書以其書流俗之所恭事字畫或托之以
傳今趙文敏公則不然蓋因其嬪魏國夫人管道昇仲姬之薨
書度人上品經以資冥福耳然道家諸書多冠謙之吳筠杜光
庭王欽若之徒所撰文多鄙俚獨度人經號為雅馴唐藝文志
頗著其自公豈以其真可以度人耶公自承旨翰林以延祐乙

宋學士全集卷之十四
未五月謁告南歸舟次臨清鎮而夫人薨明年庚申公爲書是
經年已六十七越二年當至治壬戌六月辛巳而公亦薨矣觀
其天機逸發出入右軍大令間實爲晚年妙筆區區小夫唯見
公蚤歲書槩以插花美人爲病使其觀此必將吐舌而走矣

跋趙子昂書老子卷後

趙魏公書此卷年始四十故筆力極妙極精有未易形容者時
自集賢出佐濟南已闕十八月矣其謂士弘學士即李章肅公
侷自號負嶠居士性最愛道家言故求公寫老子而藏之爾

跋子昂書浮山遠公傳

趙魏公之書凡三變初臨思陵中學鍾繇及羲獻諸家晚乃學
李北海此卷視北海最爲逼真誠絕代之寶也

跋子昂直蹟後

右蘇子瞻寄吳德仁兼簡陳季常詩一首趙魏公子昂所書公
時年六十又四其從集賢學士進拜翰林學士承旨亦僅十有
四月耳公自是更不遷官又五年而公薨矣公書之傳世者真
贗相半非有識未易辨蓋真者粹難入目筆意流動而神藏不
露愈玩愈覺其妍贗則其氣索然不待終覽而厭之矣此帖實
公晚年妙筆老氣翩翩逼人黃口小兒日百臨摹雖近終不近
也公自題爲月江學士書月江乃昭文館大學士張克明云

跋趙祭酒篆書後

友竹先生劉君諱壽番陽人也攻九流諸家言能得其肯綮之
會嘗作通一畢萬圖以貫其旨間又謂學之所急莫過爲善而

爲善尤在於及物乃佐其先府君甕道架梁方六七十里間人無行病復能振貧窶者以布帛注疾病死傷者以善醫而宅兆之不良者必擇風氣靈淑之地令改其歲故鄉之人無分戚疎稱爲善士如一辭國子祭酒趙公期願爲製一鄉善士四大篆以旌先生之行時先師黃文獻公晉卿方召還禁林先生之子爆遂請文以識其事黃公欣然書以遺之爆持之南歸秘藏甚謹不翅虹壁之貴近歲以來番陽屢經兵燹六丁挾雷電取之以去獨四大篆廝存爆將琢石勒於墓隧之闕聞濂受業黃公之門求補其亡并鑱諸碑陰濂謝不敢僭而爆屢使強言之昔者孟氏之論善士訓詁家以善蓋一鄉爲說今人無疏戚咸以是名先生則其善誠足蓋一鄉矣非賢者而能之乎竊恠世人

豪奪巧攘者衆不扼其坑而盈其髓有弗厭也其肯如先生利而振之乎歐陽子云爲善者能有後托於文字者可傳於無窮黃公之文能亡趙公之四言足以盡昭先生及物之美垂之永久蓋無可疑况爆留情書傳研磨字學已有成而思紹述先德尤拳拳夙夜靡忘豈非所謂有後者乎善之所及遠矣爆之孫子尚其引而弗替也哉

跋耶律文正王送劉陽門詩後

右送劉陽門詩一章中書耶律文正王楚材之所作也王生於金明昌元年庚戌貞祐三年丁亥始歸國朝今詩後馮云庚子之冬則王年已五十一歲其事太祖太宗兩朝亦一十有五年矣然不書曰某年而直題以庚子者蓋是時政尚簡實采

宋學士全集卷十四
四九三
有所謂紀元之事也距庚子不過二年而薨矣此蓋其晚年所作字畫尤勁健如鑄鍊所成剛毅之氣至老不衰於此亦可想見陽門諸孫師稷來爲浦江主簿以此卷求題因以爲疏其歲月如此若王之大節天下之人皆能誦言之茲不復云

跋黃文獻公送鄭檢討序

自古師弟子間不翅親父子然傳所謂父生之師教之其義誠一也故孔子之稱顏子則曰視吾猶父是顏子以父事孔子矣父子之道天性也父沒而手澤存焉子或見之則泣下霑襟父師一也孰謂爲弟子者有不然者乎予友太常博士鄭君仲舒黃文獻公之高第也公懸車家舍之時仲舒以外艱服除復入經筵爲檢討官瀕行公造序彙一通親加竄改持至浦陽江上

與仲舒言別且致餼焉仲舒既屬繕書者入卷乃收序彙秘藏惟謹及公薨裝褫成軸每出展玩曰公吾父師也公不可見矣見公之手澤如見公焉言訖輒悵然遐思嗚呼仲舒之不忘公其盡師弟子之義者哉仲舒義門八世孫家教薰洽在家爲佳子弟出仕爲名師儒與仲舒游者見其溫恭可近輒自詫春風和氣之襲人臨川太僕危公稱南冠而北仕者以德行言之當推仲舒爲第一流觀仲舒不忘其師如是餘則從可知矣太僕之言其真足徵哉予亦灑掃公門與仲舒爲同志因相與一言之

跋柳先生上京紀行詩後

濂以元統甲戌伏謁先生於浦江私第出示上京紀行詩卷乃永嘉薛君宗海所書時先生自江西儒臺解印家居上距分教

樂陽賦詩之年實延祐之庚申已歷十五春秋洪武丁巳之正月濂方謝事歸田幸獲重觀于蘿山書舍相去元統甲戌復四十有四年於是先生墓上之草亦三十六新矣嗚呼六十年間人事變遷乃弗齊若是不亦悲夫先生之孫叔雍以濂嘗受業先生之門請題識其末三復之餘慨然爲之興懷先生之詩與薛君之字人咸知貴之有不待區區之贊也

跋張孟兼文彙序後

濂之友御史中丞劉基伯溫負氣甚豪恒不可一世士常以屈強書生自命一日侍上於謹身殿偶以文學之臣爲問伯溫對曰當今文章第一輿論所屬實在翰林學士臣濂華夷無間言者次即臣基不敢他有所讓又次即太常丞臣孟兼孟兼

甚俊而奇氣燁然既退往往以此語諸人自以爲確論嗚呼伯溫過矣濂以無根葩澤之文何敢先伯溫今伯溫之言若此其果可信耶否耶縱使伯溫非謬爲推讓者才之優劣濂豈不自知耶伯溫誠過矣唯言孟兼才之與氣則名稱其實爾今觀所造孟兼文彙序嘉其語粹而辭達他日必耀前而光後其倦倦猶前意也伯溫作土中人將二載俯仰今古不能不慨然興懷孟兼請濂題識序後因書伯溫昔日之言以表吾愧操觚之時淚落紙上洪武十年三月二十五日

跋胡方柳黃四公遺墨後

右鄉先生手帖四紙前二帖則脩道先生胡公汲仲巖南先生方公韶卿與梅溪傳君者也後二帖則柳文肅公道傳黃文獻

公晉卿與初齋王君者也巖南有異才常游杭都盡交天下知名士將作監丞方洪奇其文以族子任試國子監舉上禮部不中第會天下多故三以策告丞相陳宜中不聽後以特恩授容州文學未上而宋錄已訖終身思宋一飯不能忘每語及之輒涕泗交頤世稱爲節義之士胡公實巖南至交而柳黃二公皆其門人是三君子者其學行已載元史人咸得聞之唯岩南不出仕世之知者或寡故濂特加詳焉梅溪諱光龍字子才時爲嘉興路教授仕至福州候官王簿以終初齋諱良王懷璞其子衢州常山縣教諭今翰林待制補之父也初齋乃梅溪之甥金華俞恂又初齋之外孫其簡牘流傳蓋有所自云恂來學經於濂以濂常及洒掃柳黃二公之門裝褱成卷俾題其後義不辭

跋鄭仲德詩後

浦陽鄭君仲德生之歲與余同其名與余同少而從學於吳貞丈公又與余同長而多髯又與余同不善飲酒又同余中歲自金華徙居青蘿山中又與之同里故余二人交最洽也去年冬余朝京師仲德欣然與余同舟游三吳山水間起居飲食無有不同者仲德既至喜斯游之美發爲歌詩以寫所遇而余則入侍兩宮晨趨而夕還留數月無一日之暇卒不能繼仲德之作心竊自嘆茲游也幸與仲德同而景物之佳者皆爲仲德所攬結余不獲效焉何其異耶及乎東歸仲德累以爲言余耄昏好睡竟不能成詩以與仲德相馳驟既而咲曰物之同者一則同二則異矣余與仲德方相與如一人仲德之言猶余之言

也何必出余之口而後爲同耶仲德之詩美矣而余效而似焉
尚未免爲異苟不之似非自取異耶多言以求異曷若忘言而
歸於大同之域也耶仲德知道者也必以余言爲然

跋遯山翁行狀後

何氏爲吾婺甲族簪紱相繼至文定公出上繼考亭遺緒以性
命之學衣被後人其名益盛矣遯山翁鳳字天儀公之羣從子
言論風範亦可以冠冕風俗五尺之童至今皆能言之蓋有其
實者雖無文而自彰實或不足而假空言以張之未必能著此
無他其理固應爾也瀛在禁林翁之諸孫穆持行狀求題聊相
與一論之或謂翁之行必待文而始傳者抑過矣穆循循雅飭
無愧於文獻家子孫云

跋西臺御史蕭翼顛蘭亭圖後

予幼時聞文皇遣蕭翼顛蘭亭叙於辨才事頗疑之以爲文皇
天縱人豪未必爲是瑣屑也及覽劉餗傳記云蘭亭叙因梁亂
流落人間陳天嘉中爲僧智永所得至太建中獻之宣帝隋平
陳又獻之晉王廣即煬帝也帝不之寶僧智果從帝借榻及登
極竟不從果索果死弟子辨才獲焉文皇爲秦王日見榻本驚
喜乃貴價市羲之書蘭亭叙終不至及知在辨才處使歐陽詢
求得之以武德二年入秦王府由此而觀辨才之師乃智果非
智永求蘭亭叙者乃歐陽詢非蕭翼也汝陰王銍性之采鍊所
載謂餗父子世爲史官是正文字尤精其言當不妄遂詆蕭翼
之事鄙妄狹陋僅同兒戲且云秦邸不能獲臺臣文皇始定天

下威震萬國，厄殘老僧，亦何敢斬一紙書其意，正相合。予疑於是頓釋，或者猶云辨才所居雲門寺有翼留題二詩，秦晁黃三公皆信而不疑，此固不足取，以為據。至若闡立本會辨才蕭翼圖，則出於何延之等傳，會謂為立本當時之所親見，尤非也。今閱此卷，遂執筆詳識如此。年耄神昏，未必能中乎理，又俟博雅君子定之。

跋王獻之保母帖

右王獻之保母帖，說者謂勝於定武蘭亭初刻，蓋此帖乃獻之親書于紙，而又晉工刻之。若蘭亭則馮承素等鈎摹，而又唐工鐫之，所以精神氣韻，夙然不侔也。或者不知猶妄有所疑，姜堯章乃作辨評一篇，設為問答，援據甚詳，博雅君子宜取而覽之。

正不必求題識之多也。

跋葛幽龍九日詩

江乘沈玄智道士持草書九日登高古詩一卷，謁余詩後，不著氏名，但題越臺洞王四字。道士悵然曰：吾愛此卷，甚見當世巨儒多叩之，鮮有知者。聞公素稱該洽，願有以識焉。予惡足以語此，頗記謝先生言越臺洞王名慶龍，姓葛氏，廬山人，久居越中，能為詩，詩務出不經人道語，甚者鈎棘不可句，每客諸公貴人，諸公貴人燕饗，方樂或為具，紙無問生熟，連幅十餘，慶龍睥睨其間，酒酬落筆，颼颼不自止，皆鵬塞海，怒歛起，無際然為人簡躁，喜面道人過，壹有所忤，即發洩，無留隱，非知其磊落，無他勝多，疏之，惟嗜聞音樂，又不甚解，居一室，雜懸藥玉，磬鈴，醉後自

揚扇撼之閉目坐聽殷殷有聲至睡熟扇墮乃罷晚尤落魄依
王主簿居初越臺有石洞樵獵過者必祝以爲有神慶龍悅之
刻已像洞前自稱爲飛筆仙人越臺洞主死之日遺言王主簿
我死當葬我葬我必於是洞且用儀衛鼓吹爲導使樵獵祝我
如祝山神慶龍初爲浮屠中更衣道士服晚又入儒人莫測其
意出語頗涉玄恠恍惚不可辨君子謂其爲詩之仙鬼云今觀
此卷所作雖雜於幽澁而其奇氣橫發直欲騎日月薄太清視
爭工於組織紛綴間者不翅徠鶴之於虫沙有如慶龍何可少
也何可少也余故僞道謝語書而歸之使知慶龍非蹉蹉媚學
輩可及則其不爲慶龍者又可得耶

跋傅氏戶券後

右戶券二番姑蘇傅君著所藏裝褫成卷請予題其後予頗記
元太宗以歲甲午正月滅金越十有九年壬子而北籍方定世
祖以至元丙子正月平宋越十有五年庚寅而南籍方定開基
創業之君其甚不易也蓋如此是券之存猶可見元初政令之
槩不特著之能能保守先世遺物而已也著字則明與弟範皆
舉進士著選常執校官範爲鞏昌會寧令云

跋俞先輩所述富春子事實後

宋李時有孫君者其先居富春因自呼富春子七歲而病聾遇
異人授以音律推五數播五行之術其於萬物始終盛衰恒於
音央之周垣未第時坐於觀橋市肆厲聲詬僕孫君聞其聲往
揖之曰狀元何怒邪周以其給已不答後果擢進士第一楊堯

齊同鄧中山遊虎林會孫君亦至楊戲君曰我何如人孫君曰公貴人也曰我食祿乎抑白衣也曰公自慶元初類試調瀘川尉浮沉久之歷知晉果二州矣何謂白衣楊大驚復問曰吾祿止是乎或未也曰不久即遷大理少卿再興一大藩却從方外之士遊耳已而由理官以直寶謨閣知重慶府遂主管千秋鴻禧觀以終江子遠舍選出身教授池州負氣好凌人當路惡之欲誣以罪孫君曰不可子遠雖少未易輕蔑二十年後必秉國鈞也其後言輒驗程吉公集客孫君次第聽其聲聽已歷指曰此異時朝士也此異時院轄也此異時法從也此異時執政也旁有常布之士劉姓者聞其語大笑之孫君曰汝何人乃敢爾耶或曰毋相慢此秘書丞劉公也孫君曰大白山老儒生耳

烏能入秘書象一笑而罷古公籍記其言無一人差者其神奇往往類此惜乎為史書之所忌謫死遠方今去孫君未百餘年故老凋落殆盡人罕有知其事者伏觀俞先生用中所述猶可見前輩聞見闕肆有非安於寡陋者所可企及如瀝不敏於先生無能為後今因孫君六世孫朝可求題遂以舊聞附於先生論著之後以補其所未足焉若夫孫君所言趙錄已訖王元春典鄉郡李全貢王柱斧及詐假布囊四事太史氏嘗錄之今不敢瀆告之也孫君名守榮先生謂為高榮意其筆誤或別有依據云

跋李伯時馬性圖

元豐七年李公麟寫馬性圖云龍山友人李元中嘗見時公

麟猶未舉進士而其家桐城抵彭蠡為近故嘗過焉見野馬千
百其群而為此圖觀其自得之性也自元祐中擢第尉南康累
遷至御史檢法十年之間盡事不暇時講而其心終不忘去逮
元符末遂以病彈謝事歸隱龍眠山莊益潛心弗懈筆意之精
超入妙品識者至此之顧長康張僧繇則公麟之名能傳于世
也固宜然黃庭堅言其風流不減古人以畫為累世因以藝名
之此又不得不為公麟惜也嗚呼學士大夫擇術之不可不慎
也如此夫龍山即龍眠山在桐城西北元中公麟弟也傳記謂
公麟及二弟公廣元中咸以文學著時人目之為龍山三季今
公麟稱元中為友人殊不能曉豈元中者或其同姓之疏屬耶
傳記之訛亦未可知也

跋廬阜三笑圖

廬阜三笑圖蓋寫徵士陶淵明道士陸脩靜及浮屠慧遠也相
傳國始於廬楞伽世人臨摹者甚多而儒先是非之者亦不少
其非之者則曰慧遠卒於晉義熙十二年丙辰年八十三脩靜
沒於宋元徽五年丙辰壽七十二丙辰相去正六十載推而上
之脩靜生於義熙三年丁未慧遠亡時脩靜纔十歲耳至宋元
嘉末脩靜始來廬山則慧遠之亡已三十年餘淵明之死亦二
十餘歲矣若淵明生於晉興寧二年乙丑少慧遠三十一歲終
於元嘉四年丁卯距慧遠亡年已五十矣固宜相從也安取所
謂三笑哉其是之者則曰自蘇長公作三笑圖贊而黃太史遂
以三人者實之如蒲傳正劉巨濟晁無咎之流皆明著之篇翰

陳舜俞造廬山記亦與太史正同此數公者皆號博學多識脩
靜之事其有不考者乎蓋晉有兩脩靜議者弗是之察故遂致
此紛紜也趙彥通廬岳獨笑之編乃黃口小兒強作解事者耳
二者之論其不同有如此者維楊郭君達以此卷求題凡淵明
之出處 國朝諸大老若蕭貞敏公同文貞公楊文獻公商文
定公及司業硯公論之已詳區區末學何敢妄贊一辭姑取前
輩是非之未決者就洽聞之士質焉

跋匡廬社圖

右匡廬十八賢圖一卷上有博古堂印識不知何人所作描法
學馬和之人物布置則彷彿東林石刻而韻度過焉其二人相
向立一人戴黃冠手觸人袂而揚眉欲吐言者道士陸脩靜也

一人歛容而聽之者法師慧遠也其一人冠漉酒巾被羊裘杖
策徐行而蕭散之氣猶可掬者陶元亮也其一人躡屨握衣笑
指元亮者畢穎之也其一人執羽扇宴坐芭蕉林下者遠之弟
慧持也其一人與持對坐合瓜豎二指者僧跋陀也其一人俯
仰其手操塵尾拂坐陀下者宗少文也其一人居持右低首作
禮而爲貌甚恭者僧曇順也其一人皆披衣行一人持鐵如意
一人展卷讀一人美髯而反顧者則劉程之雷仲倫周道祖也
餘則余忘之矣又頗記程之蓮社文云歲在攝提格七月戊辰
朔二十八日乙未慧遠命正信之士豫章雷次宗等百有二十
三人集于廬山般若臺精舍脩西方爭土之學今所畫止十八
人取著名于時者也人數增減相傳有不同者所記異辭也或

疑修靜與遠不共時者蓋晉有兩脩靜此正世稱簡寂先生也
當是時晉室日微上下相疑殺戮大臣如刈草管士大夫往往
不仕托爲方外之游如元亮道祖少文輩皆一時豪傑其沉溺
山林而弗返者夫豈得已哉傳有之群賢在朝則天下治君子
入山則四海亂三復斯言撫圖流涕

跋米南宮夷曠帖

予嘗評海嶽翁書如李白醉中賦詩雖其姿態傾側不拘禮法
而口中所吐皆成五色文今觀與李邕手帖因書其語而歸之
邕字夷曠公擇子也大觀間嘗爲顯宦云

跋潘舍人年譜

默成先生潘公事蹟載於舊史列傳及李燾陳均羅大經諸家
之書者爲詳然所載頗有可議公初授辟雍博士不赴後以累
遷爲秘書郎列傳則謂自辟雍擢居館職公爲主客員外郎歷
著庭方出使淮南列傳則謂自員外郎即提舉常平公自嚴州
請祠再入秘書進左史而後有西掖之命列傳則謂自請祠之
後起爲中書舍人公攝起居即向子諲奏事其語稍涉於玆玩
乃廷叱之陳均則謂子諲初以和議爲是公大非之及是同奏
事子諲與公交爭於殿上上怒遂俱罷羅大經則又謂子諲與
高宗論筆法故公斥之公辭免秘書少監狀自言建炎四年除
提點荆湖南路刑獄不赴紹興二年任左司員外郎僅兩月差
知嚴州公家所記遺事則謂紹興元年三月遷提刑十二月入
左司凡若此類皆顯然謬戾有不難辨者今之去公廬二百年

餘公之官序言行鄉先達類能道之而紀述之家乃復不同如此况欲考夫千載之上者哉濂幸生公鄉自幼頗聞公之事因會萃諸家取其理通者做朱子作程洛公年譜例爲文一通凡三千餘言藏之仙華山中以俟博雅君子審定之庶幾求公之事者無惑焉耳

跋徐氏譜圖後

余在幼時聞金華有常齋徐公諱澄字清伯宋淳熙丁未進士起家教授邵州官至中大夫福建路提點刑獄公事風節行義與義烏徐文清公僑並稱世號二徐常齋生知南陵縣事靜孫南陵生嚴州司戶參軍木潤咸淳辛未進士號能繼文學者與弟咸淳戊辰進士文潤壽皆自歲司戶生應虎應虎人稱爲文

蔚先生通諸經尤長於詩且善書立碑碣者多求焉鮮于奉常樞極器重之累應進士舉不利遂授徒以終其身先生季泰亦善讀父書以文學稱季泰生敏文采英發縣自諸生貢入成均爲弟子員敏間來謁問之乃知先生之介孫予常拜先生於菱湖上先生所期望者甚大今見敏如見先生焉予竊恠其書詩之澤何能數世不替如此及敏以譜系圖相示則知常齋之父贈大中大夫瓊太中之父太府尹綸太府之父九府君衡皆積德樹善有以致之其所由來非一日矣嗚呼賢哉敏悼譜牒厄於兵燹無以知其詳悉心搜訪得數紙於蠹蝕之餘欲重爲編輯奉父之命求予爲之題識故書其所聞者系於末簡徐氏初居汴梁其遷金華自九府君始云

跋鄭生琴譜後

宋季言琴學者多宗大理少卿楊公績績淳祐中人最知琴一聞琴聲即能別其古今每恨嵇康遺音久廢與其客毛敏仲徐天民力求索之歷十餘年始得於吳中何仲章家績因其定調意操凡四百六十有八為紫霞洞譜一十三卷自時厥後徐之弟子金汝礪復深憂其學不傳乃取績所未及者五音各出一調一意一操總為十五名之曰霞外譜而康之遺音至是無餘憾矣東白何君巨濟嘗受學於徐之父子而浦陽鄭生瀛又受學於何君瀛因輯錄手彈者分正外二調為譜各一卷雖不皆與汝礪所著者合要其源委有自矣近趙魏公號通音律自謂學琴終身不悟其趣嗚呼琴亦難能也哉瀛尚勉之瀛尚勉之

跋醴泉銘後

長沙歐陽信本書在唐評為妙品鄭樵金石畧所載凡二十三種而醴泉銘居其一銘刻于貞觀六年自貞觀至今七百有餘歲石剝泐已久世之所傳完善者多非真此本乃昆陵胡秦公武平故物神韻生動其為初刻無疑可寶藏也

跋三官祠記

右揭文安公所造曲阿三官祠記凡七百有餘言今歲道士白虛顥家虛顥裝潢成卷俾予識其後按漢熹平間漢中有張倫為太平道張角張魯為五斗米道其法畧同而魯為尤盛蓋自其祖陵父衡造符書於蜀之鶴鳴山制鬼卒祭酒等號分領部眾有疾者令其自首書氏名及服罪之意作三通其一上之天

著山上其一種之地其一沉之水謂之天地水三官一官之名
實昉於此也夫至高者天至厚者地水縱大亦兩間一物爾何
得與天地抗哉今並稱之爲三是必有其說矣公執文章政柄
呼喻一世乃議不及此而鋪張鬼神之情狀一切歸諸道家公
之立言誠未易窺測哉虛顛往南陽見著終帕頭鼓琴焚香者
幸以公文問之

跋何道夫所著宣撫鄭公墓銘

右宋資政殿學士鄭忠愍公墓誌銘一通秘監何耕道夫之所
撰也道夫廣漢人故知得治蜀之事爲悉而公之行能勞烈亦
獨於蜀爲最著紹興中公爲川陝宣撫副使患蜀之困於漕運
也乃於關外四州及興州大安軍行營田之法所營至二千餘

糧種分給外實入官十四萬一千四十九斛而金州墾田五百
六十七頃歲入萬八千六十餘斛不與焉誌中所謂移司益昌
以便餽運繼脩營田之政是也蜀雖罷兵而財用不足歲計猶
闕錢七百七十八萬緡公奏增印錢引四百萬復患無錢以權
之即利州鑄錢歲十萬緡以救錢引之弊率費二千而得千錢
置官六人兵匠五百人歲用監官錢七萬緡四路稱提錢十四
萬緡爲鑄本其後增至十五萬蜀中因此優裕宣總所椿積錢
五千餘萬緡其餘苛賦一切裁削誌中所謂減科斂至七百萬
緡是也公在閩時吳武順璘以右護軍都統制駐武興郭恭毅
浩以樞密院都統制駐漢陰楊襄毅政以宣司都統制居漢中
皆擁強兵自衛勢與大帥抗莫敢吐一語相可否公恩威並立

獨能帖服之如犬羊每入謁必先庭揖然後就坐誌中所謂三
大將拱手側足奉命惟謹是也嗚呼公治蜀六年而能俾財用
足橫歛減悍將服其效乃章章如此使久於其職又將何如也
柰何天未厭亂姦檜得秉鈞軸忌公不附已而竄逐以死悲夫
然公之見忌於檜士大夫皆能誦之至於道夫方為檜之所忌
則或者未必盡知之也道夫嘗為類省試第一故事榜首不赴
大對者賜進士及第恩數視殿試第二人蓋優之也檜方欲沮
張魏公而道夫對策歷論蜀人難進易退之節有高視天下竊
笑之語檜嫉之乃諭禮部令秦但賜進士出身道夫亦視之澹
如未嘗一踐貴人門登第三十年始召為倉部郎累遷至祭酒
鄉人趙溫叔為相雅欲相鈞致亦不肯就及溫拜罷蜀人為所

引者皆被逐獨道夫不染物議使其居公之位其尚肯屈志以
附檜乎雖職位不同功績遂異道夫清峻之節未必有愧於公
也然則公之墓誌非道夫為之孰可為之哉公之子德肖不求
之他人而屬之道夫良有以也吾友彥淵氏公之九世孫以葉
史君昌父所書此冊求題故瀛以所聞疏公治蜀之績而詳及
道夫之事使覽者知士大夫立身以名節自砥礪有不隨世而
磨滅者必矜惕然自省也道夫以淳熙辛丑春始拜朝請大夫
試秘書監之命其秋輒求去乃除知潼川府今以秘書繫御則
誌文作於是歲春夏之間無疑史君公同郡人果齋俞先生之
高第弟子雖南康之節不完然字畫儘佳鮮于伯幾謂其極善
用筆至欲下拜而此冊尤其得意書可寶也因併及之至正十

八年三月二十五日里後學宋瀛謹題

劉參軍黃牒跋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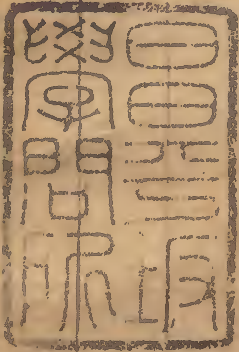
西昌劉氏素號簪纓家由宋治平元年至咸淳十年擢第奉常者八人與鄉闈之貢者又二十九人其請在中字伯正者凡四被薦送方登建炎二年進士第授文林郎永州錄事參軍此蓋其九月所受黃勅也宋舊制告與勅多兼給思陵以建炎元年五月一日即位於應天府戎馬紛紜庶事草創其月十七日始詔文武官自大中大夫正任觀察使以上並命辭給告餘則令吏部具鈔降勅則當時給勅者頗衆不特初入官令錄而已後臣僚奏請游詔已給勅官俟法物成時逐等依舊給告則三年三月九日也牒後所書中大夫守右丞朱中大夫守左丞顏

而不着其名朱名勝非謚忠靖顏則名岐蓋元年十一月思陵在蹕惟楊越十口擢岐與許景衡爲尚書左右丞二年五月十三日景衡罷而勝非代其位以月日較之必知其爲二人矣又書正議大夫守右僕射而不着其名氏當是黃潛善無疑或謂爲李綱殆非也綱自元年七月五日自右僕射陞左僕射潛善從門下侍郎爲右僕射是月綱即出提舉洞霄宮二年十二月十九日潛善始拜左相此牒給於是歲之九月其以右僕射繫銜非潛善而何職事銜之上三人者並加守字凡階高而官卑者稱行階卑而官高者稱守官階同則無之此猶循唐制也嗚呼潛善主和誤國直竄臣之雄不足污君子齒顏岐亦小人力當張邦昌詆綱爲金人所惡不可使秉鈞軸竟至五上而不愧

惟勝非差強人意律以春秋責備之義亦有不得免焉區區貴
富能幾何乃無所忌憚至於如此墓骨已朽覽其官氏人猶指
議之有憤惋不平之氣果何爲者哉參軍八世從孫職方郎中
崧出此於破壞之餘潢飾以成卷軸然自宋迄今已歷二百四
十又五年矣宋之取士用辰戌丑未年建炎二年屬戌申其秋
親試進士賜李易以下四百五十人及第出身有差蓋元年丁
未翠華出幸江南故無暇及之爾因并書之以解讀者之疑云
洪武五年冬十月一日

跋樂貞婦傳後

貞婦陳氏蚤喪夫而養姑終身撫二子至於成立予揆陳氏
之意則曰是婦道當然爾何有他說哉使陳氏所見於此毫髮
有未盡瓦鐙敗帷之苦未必能甘也議者不辯以不得旌表門
閭爲陳氏恨旌表朝廷事也於陳氏何與焉



新刊宋學士全集卷之五

